

溫州府志

誠意伯文集 二十卷

第

共 8 册 存 8 册 排架号

09507

刻此意作

舊刻翊運錄郁離子

今不以名卷集于一也

一存削

原集舊本今不敢輕

無首尾者削不

一提掇

卷中遇

皇王諸勅恩詔字樣

一字別之

誠意伯文集

凡例

五

人亦可感

而不傳乎

而更深嘉

家
原善本而

久德也
省其原委而樂為

一
小書

乾隆拾壹年歲次丙寅秋柒月朔

一
彙編

署浙江處州府青田縣
舊刻翊運錄郁離子

今不以名卷集于一也

一
存削

原集舊本今不敢刪
云爾惟非時製者刪之刊落

無首尾者削不

卷中遇

皇王誥勅恩詔字樣
一字別之

成意白文集
凡例

人亦可感
明不傳乎

此部合壹本藏於西寶林樂月陳

凡例

一彙編

舊刻翊運錄郁離子覆瓿集翠眉公寫情集各自爲卷
今不以名卷集于一也

一存削

原集舊本今不敢輕
云雷惟非
時製者刪之列落
無首尾者削不存

一提掇

卷中選

皇王誥勅恩詔字樣

一字別之

咸意伯文表

凡例

五

一編次

文集先

御書次 誥 詔次 頌表次 郁離子次序記次 跋說次 箴銘

次 賦騷次 樂府次 古風次 律詩次 絕句次 詩餘

卷從其類以便檢閱惟古詩卷中或一題數十首間附

律詩則不抽置別卷從公初意其傳解長律僅一二作

隨附別卷之後省也

一闕疑

卷中魯魚就所知改訂之義難強解者闕如舊本

附誠意伯祠記碑銘祭文 參政敕誥祭文 銘辭

重編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先生文集目錄

卷首

像贊

行狀

勅建誠意伯祠堂記

勅賜翊運祠碑記

祭誠意伯文

考功監丞劉璉勅

江西參政劉璉詩

御祭參政文

參政墓碑銘

參政哀辭 併序

文成公神道碑

第一卷

御製慰書

御名書

又帖

御名書

御寶詔書

皇帝手書

御製平西蜀文

御史中丞誥

弘文館學士誥

誠意伯誥

御賜歸老青田詔書

襲封誠意伯誥券

欽降祭文

贈太師謚文成誥

禮部會議

祖永嘉郡公誥

祖母永嘉郡夫人梁氏誥

父永嘉郡公誥

母永嘉郡夫人富氏誥

妻永嘉郡夫人富氏誥

襲封誠意伯并夫人誥

瑞麥頌

并序

祀方丘頌

平西蜀頌

并序

甘露頌

并序

文成公謝恩表

閣門使劉仲璟遇恩錄

谷王府左長史劉仲璟傳

誠意伯劉瑜謝恩表

第二卷

郁離子九篇

第三卷

郁離子九篇

第四卷

序四十四篇

第五卷

記三十七篇

第六卷

跋九篇

問答語四篇

雜解附辨三章

第七卷

銘八篇

箴六篇

碑銘二篇

副都元帥石末公德政頌

儼連珠六十八首

第八卷

賦八篇

騷十五篇

第九卷

古樂府一百二十八首

第十卷

古樂府一百四十三首

梅頌并序

說七篇

拙逸解

文二篇

贊二篇

墓銘八篇

第十一卷

歌行五十四首

第十二卷

四言古詩二十二首

五言古詩一百二十二首

第十三卷

五言古詩二百一十八首

第十四卷

七言古詩四十一首

第十五卷

五言律詩四十六首

附五言長律二首

第十六卷

七言律詩二百四十一首

附七言長律二首

第十七卷

五言絕句十七首

附六言絕句三首

七言絕句二百五十一首

第十八卷

詩餘二百一十三首

第十九卷

春秋明經二十篇

第二十卷

白文集

目錄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像



春秋明經三十一篇



贊

虬髯電目探天根兮幹地軸扶龍興雲四方以肅以生民休戚爲憂喜以大道晦明爲榮辱武功旣成而文治不盡其用者蓋天也耶抑人也耶

孤子仲璟拜贊

英俊下僚曷仕於時莘野三聘仕止乃宜就桀就湯節義奚虧人哉王佐察物炳幾運籌決勝翊

龍以飛昭回制作文章是若允爲宗臣爾爵爾祠

工部侍郎莆田彭韶拜贊

誠意伯劉公贊

唯漢諸葛龍臥隆中予家南陽拂濯高風誰其嗣者青田劉公天人朗朗濬發淵通璿樞星握百怪盤胸蚤識真主間關義從歟起風雲飛翼應龍決謀定策掃殄群兇中都留都卜維崇閣雨雪陽春訐謨則忠蟬翼蔽屣茅土胙封債轅之犢開弧射工孰令魚水齟齬其終鞠躬盡瘁遇異道同鞅掌弗及瞻拜祠宮犁眉郁離雒誦焉窮綿綿瓜瓞大啓厥宗兆自南田亦越甌東遺笏舊簪世守勛庸雲霄萬古勒彼景鐘

告

皇清康熙歲在丁亥中秋月雨浙督學使者南陽彭始搏拜題

重鑄誠意伯劉文成先生文集

督學使者南陽直上彭始搏鑒定

裔孫孤嶼元奇重梓

校訂後學東嘉紉莪張策

樂成青令楊森秀

東嘉艾園谷誠

東嘉孫友朱廷荃

芝田璵友張國璠

樂成虞肇翁蕃禘

叅閩裔孫芝田尚雅天鵬成謨歲勳哲臣

誠意伯劉公行狀

公諱基字伯溫世爲處州青田人年十四入郡庠從師受春秋經人未嘗見其執經讀誦而默識無遺習舉業爲文有奇氣決疑義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諸書過目洞識其要講理性於復初鄭先生聞濂洛心法卽得其旨歸先生大器之乃謂公父曰吾將以天道無報於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門矣後應進士舉授江西高安縣丞揭文安公曼碩見公謂人曰此魏徵之流而英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公在燕京時閱書肆有天文書一帙因閱之翌日卽背誦如流其人大驚欲以書授公公曰已在吾胸中矣無事於書也之官以廉節著

名發姦擿伏不避強禦爲政嚴而有惠愛小民自以爲得慈父而豪右數欲陷之時上下咸知其廉平卒莫能害也新昌州有人命獄府委公覆檢案覈得其故殺狀初檢官得罷職罪其家衆倚蒙古根脚欲害公以復讐江西行省大臣素知公遂辟爲職官掾史以讜直聞後與幕官議事不合遂投劾去隱居力學至是而道益明後爲江浙儒學副提舉爲行省考試官頃之建言監察御史失職事爲臺憲所沮遂移文決去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中時魯道原宇文公諒諸同遊者皆以爲慶雲將分韻賦詩公獨縱飲不顧乃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杭城猶全盛諸老大駭以爲狂且曰欲累我族滅乎悉去之公獨呼門人沈與京置酒亭上放歌極醉而罷時無能知者惟西蜀趙天澤知公才器以爲諸葛孔明之流方谷珍反海上省憲復舉公爲浙東元帥府都事公卽與元帥納隣哈刺謀築慶元等城賊不敢犯及帖里帖木耳左丞招諭方寇復辟公爲行省都事議收復公建議招捕以爲方氏首亂掠平民殺官吏是兄弟宜捕而斬之餘黨脇從誑誤宜從招安議方氏兄弟聞之懼請重賂公公悉卻不受執前議益堅帖里帖木耳左丞使其兄省都鎮撫以公所議請于朝方氏乃悉其賄使人浮海至燕京省院臺俱納之准招安授谷珍

以官乃駁公所議以爲傷朝廷好生之仁且擅作威福罷帖里帖木耳左丞輩羈管公于紹興是後方氏遂橫莫能制山穴皆從亂如歸公在紹興放浪山水以詩文自娛時與好事者遊雲門諸山皆有記行省復以都事起公招安山寇吳成七等使自募義兵賊拒命不服者輒擒誅之略定其地復以爲行樞密院經歷與行院判石末宜孫守處州安集本郡後授行省郎中經略使李谷鳳巡撫江南諸道探守臣功績奏于朝時執政者皆右方氏遂置公軍功不錄乃棄官歸田里時義從者俱畏方氏殘虐遂從公居青田山中乃著郁離子客或說公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略據括蒼併金華明越可

折簡而定方氏將浮海避公矣因畫江守之此勾踐之業也際此不爲欲悠悠安之乎公笑曰吾平生忿方谷珍張士誠輩所爲今用子計與彼何殊耶且天命將有歸子姑待之會上下金華定括蒼公乃大置酒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客聞之遂亡去公決計趨金陵衆疑未決母夫人富氏曰自古衰亂之世不輔真主詎能獲萬全計哉衆乃定或請以兵從公曰天下之事在吾與所輔者爾笑以衆爲乃悉以衆付其弟陞俾家人葉性朱佑等衆掌之且曰善守境土毋爲方氏所得也勿憂我適總制官孫炎以上命遣使來聘公遂由間道詣金陵陳時務一十八款

上從之會陳氏入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公獨張目不言上召公入內公奮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爾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公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者在此時也

上遂用公策乘東風發伏擊之斬獲凡若干萬

上以克敵之賞賞公公悉辭不受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慶賀禮公大怒罵曰彼牧豎爾奉之何爲遂不拜適

上召公公遂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遂攻皖城自昏達旦不拔公以爲宜逕拔江州

上遂悉軍西上陳氏率其屬走湖廣江州平

上使都督馮勝將兵攻某城命公授方略公書紙授之使夜半出兵云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卽伏兵頃有黑雲起者是賊伏也慎勿妄動日中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此賊歸也卽銜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衆初莫肯信至夜半詣所指地果有雲起如公言衆以爲神莫敢違竟拔城擒賊而還王漢一以饒信降

上命公撫之陳氏洪都守將胡均美使其子約降請禁止若干事

上初有難色公自後踢所坐胡牀

上意悟許之均美遂以城降初公聞母富氏喪悲慟欲卽歸上以書慰畱之期以成功公不得已遂從征伐至是辭歸上遣禮官伴送累使弔祭

恩禮甚厚時苗軍反金華枯蒼殺守將胡大海耿某孫炎等衢州或謀翻城應之守將夏毅懼無所措會公至卽迎入城一夕定之公卽發書金處屬縣諭以固守所部遂同邵平章諸軍克復處城擒苗帥賀某李某處州平公至家營葬事時

語所親以

上必當有天下之狀於是鄉里及隣附郡縣翕然心服方氏雖據溫台明三郡其士大夫皆仰公如景星慶雲其小民亦未嘗不懷公之舊德也方氏素畏公名時遣人致書奉禮公不敢受使人白于

上上因令公與通問公因宣

國家威德方氏遂納土入貢

上時使人以書訪軍國事公卽條答悉合機宜某年月日公赴京道經建德今嚴州也適張氏入寇時曹國公守建德欲奮擊之公乃使勿擊曰不出三日賊當自走追而擊之此成

擒也比三日黎明公登城望之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皆如故且聞嚴鼓聲疑莫敢輕動公趣使疾進兵至則皆空壘擊鼓者乃所掠老弱耳遂窮追賊迸走至東陽悉擒之以還公遂至京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衆以爲蘓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公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旣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

上遂伐陳氏因大戰于彭蠡湖勝負未決公密言于

上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皆從之陳氏遂平

上還京定計取張士誠因定中原拓土西北公密謀居多

上或時至公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其由以公爲太史令一日公見日中有黑子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時

叅軍胡琛伐福建果敗沒他日公見

上上方欲刑人公曰何爲

上語公以所夢公曰是衆字頭上有血以土傳之得土得衆之象應在得夢時三日當有報至

上遂畱所欲刑之人以待之三日後海寧以城降果如公言捷至

上大喜悉以所畱人俾公縱之某年月日熒惑守心群臣皆

震懼公密奏

上宜罪已以回天意次日

上臨朝卽以公語諭群臣衆心始安後大旱

上命公諗滯獄凡平反出若干人天應時雨

上大喜公因奏請宜立法定制

上從之張士誠平後張昶欲亂政乃使人上書稱頌功德勸
上宜及時爲娛樂

上以示公公曰是欲爲趙高也

上領之昶色動知公得其情也乃使齊翼巖等伺察公陰事
欲陷之未及發而昶先事受誅及司天臺災翼巖因爲書
之於

上其事多公平日密聞於

上或

上使爲之者翼巖未之知也書奏

上切責翼巖斬之遂治黨與盡得其與昶通謀狀

上適以事責丞相李善長憲使凌悅因彈之公爲

上言李公舊勲且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耶汝之忠勲足以任此公耶
頭曰是如易柱必須得大木然後可若束小木爲之將速顛
覆以天下之廣宜求大才勝彼者如臣驚鈍尤不可爾

上怒遂解洪武元年正月

上登大寶于南郊公密奏立軍衛法外人無知者拜御史臺中丞適中丞章公濫奏定處州七縣稅糧比宋制畝悉加五合

上特命青田縣糧止作五合起科餘准所擬且曰使劉伯溫鄉里子孫世世爲美談也或言有殺運三十年公慨然曰使我任其責者掃除弊俗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

上幸鳳陽使公居守公志在澄清天下乃言於

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乃命憲司糾察諸道彈劾無所避公案劾中書省都事李彬侮法等事罪當死丞相李善長素愛彬乃請緩其事公不允遣官賁奏詣行在

上從公議處彬死刑公承

旨卽斬之由是與李公大忤比

上回京李公懇之公乃求退

上命歸鄉里公奏曰鳳陽雖帝鄉然非置都之地王保保雖可取然未易輕也願

聖明畱意焉遂辭歸後定西失利王保保竟走沙漠

上手詔敘公勲伐且召公赴京師同盟勲冊公至京師

上賁賜甚厚追贈公祖父爵皆永嘉郡公累欲進公爵公曰

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

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遂固辭不敢當

上知其至誠不强也

上欲相楊憲公與憲素厚以爲不可

上怪之公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

上曰汪廣洋何如公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曰胡惟庸何如公曰此小犢將債轅而破犁矣

上曰吾之相無逾於先生公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繁劇爲之且孤

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

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三年七月授弘文館學士十一月進封誠意伯四年正月賜歸老鄉里二月至家遣長史捧表詣闕謝

恩某年某月復遣使進賀平西蜀表頌

上仍以文答之八月

上使尅期以手書問天象事公悉條答其大意以爲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書奏

上悉以付史館其書藁并已前奏請諸藁公皆焚之莫能得其詳也初公言於

言元集
上甌括間有隙地曰談洋及抵福建界曰三魁元末頑民負
販私鹽因挾方寇以致亂累年民受其害遺俗猶未革宜設
巡檢司守之

上從之及設司頑民以其地係私產且屬溫州界抗拒不服
適茗洋巡軍周廣三反溫處舊吏持府縣事匿不以聞公令
長子璉赴京奏其事逕詣上前而不先白中書省時胡惟
庸爲左承掌省事因挾舊忿欲構貶公乃使刑部尚書吳雲
詠老吏計公乃謀以公欲求談洋爲墓地民弗與則建立司
之策以逐其家庶幾可動

上聽遂爲成案以奏賴

上素知公置不問省部又欲逮公長子獄

上時已勅璉歸及奏

上曰旣歸矣免之公入朝惟引咎自責而已先是楊憲敗後
汪廣洋爲丞相未幾而貶廣東乃相惟庸公乃大感嘗謂人
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遂憂憤
而舊疾愈增洪武八年正月胡丞相以醫來視疾飲其藥二
服有物積腹中如卷石公遂白於

上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篤三月

上以公久不出遣使問之知其不能起也特

御製爲文一通遣使馳驛送公還鄉里居家一月而薨公生

誠意伯文集
於至大辛亥六月十五日薨於洪武乙卯四月十六日享年
六十五歲公之子璉仲璟以是年六月某日葬公於其鄉夏
山之原禮也遺文郁離子十卷覆瓿集二十四卷寫情集四
卷長子璉又集所遺文藁五卷名曰犁眉公集娶富氏封永
嘉郡夫人繼室陳氏章氏子男二人長璉由考功監丞任江
西叅政卒於官次仲璟皆陳氏出也女二人長適吳彪次適
沈安皆章氏出也孫男三人廌彪孫女三人幼未適也公
未薨前數日乃以天文書授璉使伺服闋進且戒之曰勿令
後人習也復命次子仲璟曰胡惟庸必敗我欲奉遺表無益
也日後

上必思我待有問當密爲我奏其略以爲修德省刑祈天永
命且爲政寬猛如循環耳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
連絡幸

聖主留意公生平剛毅慷慨有大節每論天下安危則義形
於色然與人交遊開心見誠坦然無間阻至於義所不直無
少假借雖親之者以此而忌之者亦以此惟

上察其至誠任以心膂公亦以爲不世之遇知無不言每遇
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外人莫能測其機累贊

上成大功

上嘗臨朝稱之公輒逡巡不敢當家於惟飲酒奕棋未嘗自

言其功每天象有大變則累日不樂凡公以天下蒼生休戚爲憂喜者卽此可知矣

上天威嚴重惟公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怵其中

上亦甚禮公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臣或有過失得譴者公密爲救解而免其人或知而詣公謝者則拒不納其人不之知亦未嘗爲人言也其居鄉里守禮義尚節儉多陰德不以富貴驕人公初與同郡葉公景淵胡公仲淵章公三益金華宋公景濂同出處有通家之好至於居官任政則各行其志俱以功名顯於世而公與宋公又以文章爲當代首稱云伯生辱在同郡預諸生列與公子璉仲環相知最深今公薨而璉沒仲環與璉之子廌請錄公遺事因輯其昔所聞大略爲行狀至於

皇上知人之明倚注之重公之遭遇感激以天下公議輔人主者觀綸綍之文考成效之績可見矣其籌策帷幄有不能盡詳者亦不敢強質也

洪武癸亥孟春將仕郎秦府紀善同郡諸生黃生狀

敕建誠意伯劉公祠堂記

上復大寶之明年故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弘文館學士太子贊善大夫護軍誠意伯劉先生七世孫翰林五經博士祿自枯蒼來朝且言曰先臣基沒垂八十年於茲故有祠堂燬弗克稱者久之神無棲止祀罔攸享臣祿荷

國厚恩叨守宗祧敢以爲請

詔可其奏下禮部移所在有司營建祠堂如制於是浙江布政司右布政使白圭處州府知府萬安青田縣縣丞郭仲禮咸奉行唯謹會議舊祠幽僻用徙高亢於神爲宜乃度地於

宅之東南維吉方將有以規所需邑父老聞之奔走相告曰先生嘗有大造於吾民也欣然相與計田聚財輸于官得若干萬緡乃涓吉辰徵工簡材首隆寢堂翼以兩廡屏以三門齊戒有室庖湍有舍而又飾以黝堊繅以周垣制度宏深規模軒敞神主攸奠煥然光輝猗歟休哉告成於天順元年十月二月之朔祿詣闕謝

恩畢退而屬夔爲之記竊惟先生之謨謀功業載在國史著之翊運錄昭若日星人皆知之無所庸喙獨出處之節或者以嘗仕元爲疑則不可不爲先生白其心也先生負豪傑之才當元之季以春秋之學登進士第累仕累徙其高輒不合而去則先生非無意於用世而世不能用遂歸隱括蒼山中以耕食爲樂蓋元氏一遺民耳及

皇師下浙西搜羅人才先生堅臥不出亦豈無所見耶旣而吳漢角立東南中原割據如蜂蟻然天下非元有矣先生之心誠不忍天下之勞勞也矧

高皇帝握真符而定金陵先生固預占於十年之前矣於是慨然以天下爲己任束帛朝臨而夕起一見之頃首陳天命有在

高皇帝敬而信之自謂吾之子房謀無不用用無不效卒成天下大業厥功偉哉夫元運去矣爲元氏遺民猶遲遲不肯

輕於他就及不得已必擇

真主自輔運籌決策取天下於群雄之手非取於元氏也先生於此蓋亦審之熟矣昔伊尹五就桀不用退而耕於有莘之野及遇成湯翻然起而成佐商之功聖賢所以汲汲於斯世者豈有他哉誠以畏天命悲人窮不得已而然也先生之心其卽伊尹之心歟伊尹無愧於桀先生無愧於元氏無愧於元氏則無愧於出處之節夫何疑哉嗟夫自元綱不振四海鼎沸萬民塗炭

高皇帝一旦出而掃盡無遺救斯民於水火使天下復見二帝三王之治真有功於天地萬世者也抑先生之心殆有見於是哉由是言之比之伊尹功或過矣於乎如先生者雖百世祀可也况祠堂乎是宜我皇上特垂意於斯豈惟昭崇德報功之禮又將興起其子孫俾得以賢其賢而親其親可謂仁之至義之盡也歟夔生也晚忝與先生同浙水而高山仰止之心爲日久矣敢書此于麗牲之石以白先生之心後世欲知先生者尚有考於斯

資善大夫正治上卿禮部尚書嚴郡姚夔謨

敕賜翊運祠碑記

有曠世所無之大變則必有曠世所不可無之大功否極而泰剝極而復此理也前漢世至元季天下土崩四海鼎沸

而世變極矣我

聖祖不階尺土卒定大難跨唐軼宋逼漢高而過之宰我曰
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若我 聖祖之功豈非曠萬
古之所未見而天下後世所不可一日而無者哉然天將降
是亂於世必預爲之生能弭是亂之人於其先故伊摯不生
於商而生於夏子房不生於漢而生於韓皆亡國之英出而
爲興王之佐也用是在泰則有上下之交在復則有朋來之
助孔子曰晉仲匡天下民到今受其賜夫四十餘年功止於
東畧吾夫子猶動色稱之况其有功於乾坤再造之世而親
被其賜者亦烏可得而忘之哉我 聖祖之創興大業雖藉

膂力爪牙之士而謨謀帷幄指揮授群帥則皆誠意伯劉公之
功蓋天實授之而非偶然也是宜百世廟祀以享天下之報
夫何歷世既久浸遠而堙至景泰間始有博士之命爲之立
廟以祀孝宗時尋以禮科給事中吳仕偉之言錄其九世孫
瑜爲處州衛世襲指揮使蓋先是郡人鄭以璋嘗有立廟之
請 詔下所司巡按分守等官實奉行之至是瑜還監察御
史邢公纓兵備副使林公廷選張公賓首謁公廟復通道立
坊扁曰翊運元勲之坊於是廟制煥然一新乃命公八世孫
養以鄭御史宣之言來屬予記予惟公之豐功偉績實與天
地相爲始終使生民之類不至燦爛泯沒而綱常倫理爲之

復振是誠不可以異也而論也庶常金石在所必載信史正
人在所必錄亦豈區區所得而贊之哉因繫之詞曰

天生至人兮輔我 皇明天實假手兮亡國之英桀五就而
不售兮國用以傾故將大有爲兮待文王而後興風塵閔洞
兮掃除棘荆乾旋坤轉兮海宇廓清公神不死兮百世如生
在帝左右兮熏蒿悃悃於穆廟祀兮崇階兩楹灑酒麗牲兮
苾芬其馨仰瞻再拜兮我民之情神其不爽兮來止來寧正
德改元春三月朔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兼經筵進
鑑纂要官前南京國子祭酒翰林院侍講同修國史黃巖謝

鐸撰

祭誠意伯文

吳公願撰

維洪武九年歲次丙辰九月壬午朔越十六日丁酉承事郎
前工部員外郎劉彬承事郎水部主事兼吳相府錄事吳公
願從仕郎前常州府武進縣丞趙嗣泰等謹以牲醴致祭于
故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前御史中丞護軍誠意伯
劉先生之靈曰維元政之失馭兮豪傑奮其並興驅齊民使
荷戈兮銷鋤犁以爲兵勝負迭其相乘兮弱之肉而強是食
競侵略以僭竊兮紛盜據乎南北塵淪淪而眯目兮熒炎炎
而漲天計剿殺爲功肅等就黔首之汝憐翳穹蒼之念亂兮

實挺生夫。聖明懷仁義爲甲冑兮。嬰忠信以爲城江淮。翕其景從兮。顧瞻金陵而足都。豈有君而無臣兮。壽啓予之雄圖。惟先生之壯志兮。夙蘊皇王之學。鄙管樂而陋或猛兮。謂伊呂之可作神諒。兆於幾先兮。吾將察夫嗜瓊觀。王氣之攸屬兮。知帝命之所歸。虎嘯谷以生風兮。雲出岫而隨龍。爵予衷之耿耿兮。舍聖人其焉從。應聘命以効忠兮。驩契合於諾唯。神籌秘計不可以言喻兮。恒決勝於千里。彼僞漢之捨攘兮。舳艫肆其橫江。陳我師於彭蠡兮。殲封豕於莊浪。長驅直抵其巢穴兮。循豫章而東之。斬黃與鄂岳兮。固風靡而無遺。先聲警茲兩浙兮。復禽張而繫方。操破竹之形勢兮。七閩惴其敢當。聞西北鄙之人兮。曰奚爲而後我。征不庭而撫順兮。不再鼓而俱下。雖天道之助佑兮。亦將軍之用力也。發蹤跡以指示兮。允先生之成績也。皇錫爵以酬勞兮。位次亞夫。公侯效子房之勇退兮。願從赤松以遨遊。胡二豎之構患兮。動宸衷之惻惻。帝曰卿其遄歸兮。昇優游於祿食。賜絲綸以褒美兮。示膺眷之不忘。駕蒲輪以言旋兮。桑梓資其寵光。仁者必得其壽兮。諒理數之可推。謂陰騭之獲報兮。宜愈享於期頤。泰山頽而梁木壞兮。忽溘焉其云亡。不慙遺於一老兮。使斯文之遽喪。古之人圖夫不朽兮。惟立功與立言。建茂勲於開國兮。况著述之必傳。秉二美而並載兮。流

芳藹於青史永鴻名於無斁兮亘萬古其猶不死嗟鯁生之多幸兮望餘光之有年曩叨班於朝著兮沐教載之嘉言承恩例以聯歸兮敢景行於先哲偕同心之友朋兮敬辦香之是蕪登瘠牲於几俎兮崇清酤之盈觴匪飲食之足尚兮庶至誠之馨香菊采采而垂華兮露冷冷而淒其靈憫愜之不昧兮魂髣髴而來思尚饗

子璉考功監丞敕

皇帝敕曰朕自卽位以來法古命官列布華爨各人如所在宣朕命署政事已往者十年其間最否未知必稽其所以方明故設考功之名爲監其職若非心腹不佞事可委令者安

得而專其事哉於斯之職甚微於斯之要甚切所以切要言其大小之職必由此而黜陟焉若非人而職此必佞大工賂小以全其考愚君枉法非止一端故在選人而得人方稱斯職朕於斯監非不再搜才能奈何空眼無知是謂得人之難爾劉璉非愚下之才但委是職以驗平生於戲公私黑白惟丈夫者別之愚下混淆安能昭著今特命爾爲承務郎考功監丞戒哉戒哉

洪武十年八月初三日

江西叅政諾

皇帝制曰昔者二帝三王之設官也爵分五等列國天下使

守其土子其民世世祿給焉惟周諸侯不法爲秦所有秦監周事遂罷列國爲郡縣而治之斯法也制也自漢承而行唐宋皆然元蹈中國體之然也郡縣之多寰宇之廣其中書不能一一總其事又設方面大臣流其職理方隅之務所職之名漢曰州牧刺史唐因之宋改而曰安撫元亦名曰行省此皆歷代總郡邑而專方隅者也邇來朕有天下更行省爲承宣布政使司所以承者朕命也宣者代言之也布者張陳之所以政者軍民休戚國家利病所以四者必去民之惡而導民之善使知有畏從於斯之職可不重乎若非其人則方隅之軍民失所仰瞻若得其人則方隅之軍足食民樂耕其鰥寡孤獨不失其所焉不但如是而已則朕雖菲才德必彰矣國家磐石矣朕於斯廣訪多搜人皆愚下之愚稱朕之意者杳然今江西承宣布政使司缺右叅政朕特以爾考功監丞劉璉爲中奉大夫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叅政汝往欽哉

洪武十一年四月初三日

御祭江西叅政文

維洪武十二年歲次己未九月甲午朔越二十有一日甲寅皇帝遣國學生陸居敬諭祭于江西布政司叅政劉璉之靈曰曩者渡江之初爾父卽來相從謀謨左右每竭忠誠及天

下大定特封爲誠意伯告老還家竟以疾終重念爾父之勞
遂命爾爲江西布政司叅政爾能繼承父志律身以廉何期
年未四十一疾長往訃音遠來良用嗟悼特以牲醴祭奠爾
其饗之

故叅政劉公墓碑銘

皇明有佐命勲臣曰誠意伯劉公旣薨 上嘉念其功不
洪武十年秋遂以承務郎考功監丞官其子孟藻後一月
試監察御史後二月超拜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叅
未三年竟薨于位十二年六月三十日也年三十有二
上聞之嗟悼不已敕有司護喪反其里親爲祭文命國子

陸居敬致奠其子廌等卜地里西石門嶺董田之原以是年
十一月六日葬焉旣而使來屬伯衡銘其墓上之碑按孟藻
姓劉氏諱璉字則孟藻也處州青田縣南田里人曾祖諱庭
槐

皇贈中奉大夫中書叅知政事護軍祖諱燾

皇贈資善大夫御史中丞上護軍並追封永嘉郡公考諱基
御史中丞兼弘文館學士太子贊善大夫加開國翊運守正
文臣資善大夫護軍封誠意伯曾祖妣梁氏祖妣富氏並追
封永嘉郡夫人妣富氏封永嘉郡夫人娶陳氏子男二人長
廌次廌女一人適麗水陳仔孟藻生數歲授以書二三過輒

能誦誦後終不怠年十餘爲文辭立就奇氣爍爍紙上其師覽之有愧色孟藻器局凝重而識慮宏遠誠意伯之畱輦下也孟藻內事母睦宗姻外應門戶撫鄉里無一不中度於時永嘉爲方氏所據鄉之群無賴子煽於方氏將相挺爲變孟藻出其不意先其未發一夕撲滅之無得脫者而闔境遂以莫枕其年才十八耳誠意伯以聞

上曰非卿焉有是子誠意伯之得請歸老于家也遣孟藻上表謝恩召至榻前與語

上爲傾聽而任用之意昉於斯矣其年復進平蜀頌入見武樓下內出所製穎川侯傳友德等文碑持歸示誠意伯別選進入自誠意伯家居孟藻將命朝謁無慮八九至至輒燕見上見其進止安雅占對明敏未嘗不以爲賢而極爲

皇太子所重初誠意伯請於

上曰甌閩之交有地曰談洋僻絕而巖險戍卒連逃凋數也愚民往往蠹聚爲奸利樹巡檢其地庶幾人知顧忌可其請執政胡惟庸當國以不關白恨甚及具封事言郡縣豪猾更孟藻

上之又不先通執政執政愈益恨適有旨逮豪猾吏乃詠使誣誠意伯以非法而刑部尚書吳雲等承執政風旨議坐孟藻賴上登其父子深故免誠意伯薨之又明年夏監察御

史李鐸以 上有來取其觀象玩占諸書孟藻卽日出書石
室中豪從李御史赴 闕奏曰臣先臣基臨終屬臣以書戒
之曰慎勿泄也喪葬畢其 上之臣未及上重煩使者來取
臣罪當萬死今悉送官矣唯陛下哀矜 上慰諭之曰忠孝
哉其畱服事朕孟藻頓首乞賜歸持服賜寶鈔叁拾貫遣之
皇太子召賜食加賜伍拾貫秋七月服甫除而考功丞之命
下考核平亭時譽翕然 上猶以爲散地兼試監察御史風
裁凜凜眷遇尤篤陪祀圓丘被旨進勾無違禮者縉紳多之
明日圓丘署丞進瑞粟持節孟藻與通政使曾秉政作歌獨
孟藻所作稱旨未幾除叅政出涖江西進階中奉大夫同日
除官四百餘人

上諭衆曰劉璉勲臣子操心正大居家奉法歷官著効故委
以重任也顯有異績且入中書矣衆乃始知

上於孟藻用之速由知之至而孟藻益感激圖報稱其在江
西也同官韓士原貪而苛沈立本儉邪而不知大體孟藻一
以忠信介直自處臨事決議不爲俯仰雖出語侵之不變一
號一令忖度利病便不便而浚從違造城磚厲民更其要約
而倒懸以解督運吉安布粟兼收而公私稱便淹禁囚徒充
斥窮日夜之力疏理而囹圄以空此尤見褒賞於朝廷者也
以此專使來錫監丞叅政命書方屬意大用之而孟藻憤立

本專恣致疾奄至大故庸非民之無祿而天奪之乎薨之日
君子以其方嚮用而遽沒降年又不永咸涕洟盡傷焉伯衡
竊惟劉氏先世之積累至誠意伯而始發誠意伯之遭逢至
孟藻而益隆亦顯矣乎况孟藻能薦其忠貞奮其材猷上結
主知濟美先公生膺峻擢死蒙異數是豈惟當世賢能後來
聞其風未有不歆慕其忠孝者也然則其材雖不盡用而其
忠則大行其命雖短而其名則已長孟藻復何憾於斯哉今
伯衡以朋友執筆爲銘誼也烏得而讓之銘曰
聖皇龍興豪傑雲從運籌帷幄偉哉劉公令德不匱有君爲
予繼武而作爲

天子使君鍾粹美強記絕倫不煩師教肆筆成文爰自弱冠
誓誠誓斷不動聲色制亂將變事聞當宁當宁曰嗟允矣肖
子與其克家公雖退休心乎宸黻上表上章君則奔走闕門
我我出入不呵侍于燕閒家人莫過上公通侯罔不恭敬曰
父名臣宜子之令柄臣憾公獨不已親因事返嗟遷怒於君
巧詆深文與同

天聽君免于辜 皇仁且聖求公遺書詔使臨門乃膝乃橐
獻于帝闕

皇欲用君君乞終制愈其請矣申錫楮幣祥琴既御趨而造
朝榮以好爵曾不崇朝第宅鞍馬以莫不資其官再遷首尾

三載君在考功有防必明君試御史無回不貞殿彼大藩豈
無方伯往察厥政微君孰托有兵有民有錢有糧有獄有訟
有紀有綱思夕惟不遑瘠處何利不興何害不去去害興
利民國時侗頌聲洋洋達于九重命書來錫昭示崇獎使者
言還君已長往命難諱斯而止乎茲不秉事樞以究厥施年
與材違

皇用慨嘆遣文祭之親御宸翰恩禮優渥終始哀榮君又奚
恨雖死猶生輝映前人慶延後嗣銘以傳信作者太史翰林
國史院編修蘓伯衡謨

故叅政劉公哀辭

并序

孟藻姓劉氏諱璉世爲處青田人

皇贈永嘉郡公諱煥之孫故御史中丞護軍誠意伯之冢子
也繇考功監丞歷試監察御史爲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
右叅政積階至中奉大夫年三十有二以疾薨于位孟藻爲
人敏慧警穎書讀二三過輒成誦終其身不忘耄亂中卽疑
然狀成人習詩文操筆立就師自以爲不如屬元之季所在
盜起中丞仰觀俛察從真帝於大江之東爲之發蹤指示
謀不出幄而制勝千里筭無策遺用能剗平群雄混一四海
定功受封爲開國之佐當是時也孟藻獨將家屬處南田山
中南田左右故草竊根據嘯聚不以時忌中丞任事將禽獮

之乃僞爲服屬而圖肆毒螫於陰孟藻潛覺焉撫其豪酋結以忠義或委以利或惕以威或劫制其要害咸就規束莫敢蠶中丞之舊故嫺戚與凡戲下之衆孟藻罔不人得其歡心侍中丞若嚴父夏日氣屏息慄戰於股退見孟藻煦如陽春繇若山谷無間遠邇賢不肖惟孟藻是附孟藻亦各有以處之不繫毫與髮及中丞之請老而歸也天子念其勲伐欲數得問勞孟藻以一介行李往來于京者不憚六七至則燕見於上類家人父子伏陳對詳簡中宜

上嘗字中丞言曰伯溫有子足以翊贊春宮矣於是廷臣自宰輔而下鮮不器孟藻者初甌括之間有地曰談洋負險而遠又界於閩無賴倚爲窟以私販負軍戍徒役逋逃不啻淵藪中丞病之入朝以爲言請置巡檢於其地

上從之執政權臣以出不由己不悅會中丞歸遣孟藻達封事言郡縣不法者

上輒施行焉而孟藻又不先以關白執政執政滋怒因抵以隙欲構入其罪賴天子明聖孟藻得無隨坐洪武六年也七年中丞復朝京師孟藻實從

上數欲官孟藻中丞辭遣之中丞既薨九年冬十月

皇帝上緬元象慨欽天之失職命御史賁詔謂孟藻令上其父所著觀象玩占等書及天文諸家言孟藻已滕藏石室悉

取送官仍走謁於臣帝奏曰臣先臣當屬纊時臣抱書入獻無失其業臣遵治命謹已緘閉無泄俟服闋上今已悉送官敢昧死以聞

上嗟歎良久若曰卿忠孝具著宜畱事朕孟藻叩頭鳴咽以未禪爲請詔許歸終制賜鈔三十貫文

皇太子召賜食更贈五十貫勉諭彌厚十年夏六月旣釋服遂拜考功之命考覈當其可稱厥職以謹飭見褒于上故不越年而超佐藩閫將有六任焉十二年出刑部尚書沈立本爲布政使立本素諂附權臣至官卽求所以媚之之事孟藻牢持不可立本屢動以危言欲脅制孟藻孟藻悲曰吾廷受帝命叅政江右知報國而已他所不卹何有於使哉發憤得疾六月某日終于公署訃聞

天子爲之震悼輟視朝遣使弔問親御宸翰爲文祀以中牢於戲孟藻與余爲通家有兄弟之好余齒差長每班孟藻上暨余忝京官孟藻之來實主於余可否必籌飲食必糲寢必同席余汨於公事若沐漆孟藻多憐余之色余復歸田里得與孟藻會者僅四五而孟藻仕矣孟藻性和易見幾明決雖待人無忤而內懷剛正動率循律於非義際毅然有不可奪之節余意其當柱石斯世康濟兆民異日弼守文之君爲股肱心膂以享有太平嗚呼孰謂遽止於茲乎人之生患於

無才有才患不見用既用患不能顯而得君以行其志今孟藻才矣用於時尊且顯矣忠知於君而澤加於人矣家爲能子國爲良臣保有名爵正而斃焉生榮死哀尚何道哉雖然余於孟藻其能忘情否也孟藻之子鴈以喪歸余適在溫不得撫其櫬哭諸野比塋又弗克執紼以弔悲可勝旣耶追憶曩昔作辭以哀孟藻且書遺其弟仲璟俾鴈刻諸冢上其辭曰南田莓莓兮武陽崔崔孰儲其精兮生賢孔才倚彼永嘉兮乃先厥開奮興翊運兮龍乘于雷良平其勲兮文驪鄒枚克裕而後兮有植必培嗟嗟孟藻兮棟梁之材辭華蔚充兮如瓊如瑰又多藝德兮旣美且偲無纖與洪兮衆善畢該結知主君兮厥轂乃推朝登金門兮莫躋金臺啓沃旣良兮夔龍我陪帝瞻豫章兮西江之隈曰茲庶務兮汝佐其裁繩愆疏滯兮澤被一垓方期顯庸兮陟司于台若和鼎羹兮以鹽以梅曷尸大塊兮函畀之菑民之無依兮西山云頽其志則誼兮壽齊于回有子與櫬兮或號而哀鬣如其封兮松柏是栽摠情託辭兮以泄余哀琢之貞珉兮示于方來嗟嗟孟藻兮嗚呼哀哉

洪武十有三年歲在壬午章涪灘冬十月戊午朔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同郡吳從善製文

明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贈太師謚文成護軍

誠意伯劉公神道碑銘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前奉

勅祭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四明張時徹撰

賜進士及第嘉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前太常卿管南京

國子監祭酒事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 太典總校官常

熟瞿景淳篆

文成劉公其先豐沛人也後徙鄜延名延慶者宋宣撫都統
少保厥子光世以平方臘功爲兵馬總管高宗南渡部兵以
從累官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進太師楊國公因家臨安

青田之武陽去縣治者百五十里世所稱南田福地也俗尚
儉朴有唐風之遺焉遂世定厥居兢兢於仁義之訓五傳而
至濠宋翰林掌書益慈惠好施每淫雨積雪登高而望里中
有不舉火者卽分廩賑之會宋亡乃荒遯自適時有林融者
徵聚義旅興復宋室元討平之逮融至京世祖義而弗殺也
融歸而至甌越之間地名牙陽四谿者而復嘯其徒元乃馳
驛使簿錄其脅從將盡殲之而鄉豪因以仇怨相傾引蓋善
民鮮有脫者使者返夜次武陽會天大雪與居民百錢市酒
而市者則至濠家具語之故濠卽聞行謁使者得所簿錄數
而深心惻焉時孫煥侍年方十齡陰爲策計濠則大喜輒盛
供具以逆使者醉而寢之樓乃探篋啓牘錄其渠魁二百人
已乃遂火其居焰灼於樓倉皇掖使者跣而走詰旦大恚曰
將何籍以復闕下殆誅死不赦矣濠辟之曰濠不幸災於居
室震驚使者濠誠死罪意者簿錄有冤天欲生之乎使者事
竟不復可至濠幸有密親於彼度往返者四日可以相報使
者曰幸甚但半之亦可矣已而以前所錄二百人者授之得
命誅死諸所全活無筭濠卽文成公之王大父也祖孫同心
破家以沾萬命篤生文成爲一代元勳子孫千百世食其報
豈倖然哉濠生庭槐博洽墳籍爲太學士舍槐生燭通經術

元遂昌教諭是爲公祖公父後皆以公貴封永嘉郡公祖母
梁氏母富氏皆封永嘉郡夫人公諱基字伯溫神知迥絕讀
書能七行俱下年十四入郡膠師受春秋未嘗執經誦讀而
默識無遺辯決疑義出人意表爲文輒有奇氣諸家百氏過
日卽洞其旨嘗遊燕京間閱書肆天文書翊日背誦如流其
人大驚欲以書授公公曰此已在吾胸中矣時從鄭復初先
生遊講濂洛之學先生大器異之語公父曰吾將以天道不
報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門矣揭文安公曼碩見公輒曰此魏
徵之流而英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西蜀趙天澤亦以爲諸
葛孔明之儔蓋雖未試於用亦已穎露囊中矣甫弱冠舉元
進士授江西高安縣丞以廉節著名發姦摘伏不避強禦爲
政嚴而有惠小民咸慈父戴之而豪右數欲陷焉時上下信
其廉平卒莫能害也新昌州有殺人者獄公覆案得實而初
檢官以不實當罪乃其家欲甘心於公江西行省大臣辟公
爲掾史舒解之已而與幕官議事不合遂投劾去後爲江浙
儒學副提舉行省考試官頃之建言監察御史失職事爲憲
臺所沮則又投劾去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時同遊者魯
道原宇文公諒輩皆以爲慶雲將分韻賦詩公獨縱飲不顧
太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
輔之時元方全盛諸同遊大賦以爲狂也而悉去之公益呼

酒放歌極醉而罷方國珍反海上省憲復舉公爲浙東元帥
有都事公卽建議城慶元等路賊不敢犯及左丞帖里帖木
耳招諭方寇復辟公行省都事公議方氏首亂罪不可赦宜
捕誅其兄弟而招安諸脅從者方氏大懼行重賂求解而公
峻卻之執前議請於朝方氏乃走賂闕下而省院臺則胥甘
焉降詔招安授國珍官駁公議以爲傷朝廷好生之仁且擅
作威福則罷左丞輩而羈管公於紹興自是方氏遂橫莫可
制山穴皆從亂如歸公在紹興則放浪山水以詩文自娛於
當途蓋茂如也乃行省復以都事起公招安山寇使自募義
兵賊拒命不服者輒禽誅之略定其地已復以爲行樞密院
經歷與行院判石末宜孫守處州安集之後受行省郎中時
經略使李谷鳳奏守臣功績而執政者皆右方氏遂抑公功
僅由儒學副提舉格授處州路總管府判諸將莫不解體公
拜勅曰臣不敢負國今無所宜力矣遂棄官歸時義從者俱
畏方氏殘虐從公居青田山中乃著郁離子客或說曰今天
下擾擾以公才略據括蒼併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方氏將
浮海避公矣因畫江守之此勾踐之業也公笑曰吾平生忿
方國珍張士誠輩徒徇鼠耳而奈何効之且天命有歸子姑
待焉會

高皇帝下金華定括蒼公指乾象謂客曰此非向所云天命

者乎客遂亡去公決計趨金陵悉以衆付其弟陞併家人衆
掌之曰善守境土毋爲方氏得也適總制孫炎以 上命來
聘公遂由間道詣焉陳時務一十八策 上悉從之會陳氏
入寇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宜奔據之或欲決死一
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公獨張目不言 上召公入內計之公
奮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耳 上曰計將安
出公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
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舉也
上遂用公策斬獲凡若干萬已而頒賞則力辭不受中書省
設御座將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禮公大怒詎曰彼牧豎
爾奉之何爲遂不拜已而見

上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遂定征伐之計兵攻皖城自昏達旦不拔公謂宜
舍堅城而遷拔江州遂平江州

上嘗使都督馮勝攻敵城命公授方略以雲物爲驗及克敵
一一如旨陳氏洪都守將胡均美使子約降請禁止若干事
上初有難色公自後踢所坐胡牀 上意悟許之均美遂以
城降時苗軍反金華栢蒼殺守將胡大海等衢州亦謀翻城
應之守將夏毅計無所出適公以憂歸道其地入城一夕而
定公卽遺書金處屬邑諭以固守所部遂同邵平章諸軍克

復處城前帥就禽公時語所親 上必有天下衆心翕然方
氏勢日沮喪數遣人奉款於公不納而自於

上 上因令公與之通問公乃宣國家威德而方氏遂納土
入貢矣 上時使人以書訪軍國事公條答悉合機宜會公
赴京經建德適張氏入寇守將曹國公欲奮擊之公止之曰
不出三日賊當自走追而擊之此成禽耳已而果然時陳友
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衆謂蕪湖富饒宜先取之公曰仕
誠自守虜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焉陳氏旣滅取
張氏如探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 上遂伐陳氏大戰
彭蠡湖公密啓移軍湖口以避難星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從之遂殲友諒次取張士誠次定中原蕩群雄除殘暴再
造區夏凡皆公之密謀也 上時至公所屏人而語率至移
時雖至親密莫知其端公爲太史令一日見日中有黑子奏
曰東南當失一大將時參軍胡琛伐福建果敗沒又見熒惑
守心群臣皆震懼公密奏謂宜罪已以回天意次日 上以
公語諭群臣衆心始安後大旱 上命公諭滯獄凡平反若
千人兩卽隨澍公因奏請立法定制以止濫殺

上方欲刑人公請其故 上語公以所夢云云公曰是衆字
頭上有血以土傅之得土得衆之象計得夢後三日當有報
至 上遂停刑以待如期報海寧果以城降 上大喜悉以

欲刑之人俾公縱之張仕誠平後有張昶者欲亂政上書稱
頌功德勸上宜及時爲樂上以示公公曰是欲爲趙高也
上領之昶以爲發其奸也而怨之使齊翼巖等訶公陰事欲
陷焉未及發而昶先事受誅會司天臺災翼巖上書言事欲
以中公而昶上洞其奸切責翼巖斬之窮治黨與盡得其與
昶通謀狀上不憚於丞相李善長而憲使凌悅因彈之公
爲營救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耶汝之忠勲足以
任此矣公首觸地曰是如易柱須得大木若束小木爲之將
速顛覆如臣驚鈍尤非所堪上怒乃解洪武改元上登
大寶拜公御史中丞時定處州七縣稅額計臣謂比宋制畝

加五合上特命青田縣糧畝止五合曰使劉伯溫鄉里子
孫世世爲美談也上幸鳳陽使公居守公志在澄清天下
上言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
乃命憲司糾劾無所避公因案中書省都事李彬不法事罪
當死而李善長素善彬請緩其事公竟奏誅彬由是與善長
大忤力請歸鄉里臨行奏鳳陽雖帝鄉非建都之地王保保
雖可取然未易輕舉也已而定西失利王保保竟走沙漠
上益思公言手詔敘公勲伐召赴京師同盟勲冊公至賜賚
甚厚贈公祖公父爵皆永嘉郡公累欲晉公爵而公固辭不
拜上知其至誠不強也時上謀所相首楊憲次汪廣洋

次胡惟庸公皆謂不可

上乃曰是無逾先生矣公曰臣豈不自知况臣疾惡太深又
不耐繁劇爲之祇孤大恩耳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
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三年七月授弘文館學士
十一月進封誠意伯四年正月賜歸老於鄉八月

上手書勉期間天象事公條具以奏大意謂霜雪之後必有
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

上嘉納之以付史館公所奏記諸如此類率焚其草人莫得
其詳也初甌括間有隙地曰談洋界於福建之三魁元末頑
民鬪販私鹽因挾方寇爲亂久之不靖公言於 上設巡檢

司盜之而頑民猶復逆命適茗洋逃軍周廣三反吏匿不以
聞公令長子璉赴京奏之不先白中書省而逕詣 上前時

胡惟庸主省事怒其不白也而重以舊怨悉刑部尚書吳雲
詠老吏許公謂謀談洋爲基地而弗得也而建議立司以播
遷君氓激之爲變 上素知公置不問又請逮璉置獄復不

許於時非得 上渥眷公且族矣北公入朝惟引咎自責先
是楊憲敗而相汪廣洋未幾貶廣東乃相惟庸公大惑曰使
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遂憂憤增疾
蓋八年正月云惟庸以醫來飲其藥至再有物積腹中彭彭
如拳石公遽白 上而疾遂益篤三月 上知公且不起御

製文遣使馳驛送之歸歸一月而薨公生至大辛亥六月十五日薨於洪武乙卯四月十六日享年六十有五以是年六月葬於夏山之原所著有郁離子十卷覆瓿集二十四卷寫情集四卷犁眉公集五卷皆傳於代公初與同郡葉景淵胡仲淵章三益金華宋景濂以德執相慕尚至居官任政則各行其志俱以功名顯於世而公與宋公又以文章爲當代稱首云公生平剛毅慷慨有大節每論天下安危則義形於色與人交洞見肝膈至義所不直無少假借雖親之者以此而忌之者亦以此惟上察其至誠任以心膂公以爲不世之遇知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傳章莫能測也

累贊大功

上嘗臨朝稱之公輒逡巡遜謝家居惟飲酒奕

棋未嘗一齒前事每天象有變則累日不懌蓋志念深矣

上天威嚴重惟公抗言直議不以利害自怵上亦甚禮之

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時曰吾子房也又曰居則每匡治道

動則仰觀乾象以至讞獄審刑罰之中議禮新國朝之制運

籌決勝功實茂焉又曰每於閑暇之時數以孔子之言道予

是以頗知古意此其知遇之隆世寧有儷哉廷臣以過被譴

公密爲救解其人知而謝之輒拒不納其不知卒亦未嘗

言也公之將薨也以天書授璉使服闋奏進且戒之曰勿令

後人習也後命仲璟曰胡惟庸在位欲奉遺表無益也敗後

上必思我倘有問以遺疏密奏之其略以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爲政寬猛如循環耳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連絡惟

聖明留意

上益念之公初娶富氏封永嘉郡夫人繼娶陳

氏章氏陳生子男二長璉由考功監丞任江西叅政卒於官次仲璟授閣門使

賜除奸敵倭鐵簡侍

朝尋陞谷府左長史提督

肅遼慶

寧代谷六王府軍務

成祖時死事別有傳公以中毒死

上深閔其冤乃命長孫薦世襲伯爵給之金書鐵券後文

皇帝北征沙漠定鼎燕都而薦子幼弱不能赴

闕遂停祿

爵至景泰間七世孫劉祿始授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孝宗時九世孫劉瑜授處州衛世襲指揮使立祠本郡葢數川言者所請云至嘉靖間後納郎中李瑜下禮兵二部議大略曰基當草昧之初首識真主金陵謁帝動中機宜觀其陳天命之有在斥僞主爲不足事會安慶而徑按九江欵仕誠而急攻友諒江南大勢已定於此其後屢從征伐觀天察象設策運籌知無不言言無不驗仰副順天應人之舉翊成撥亂返治之功我

高皇帝延攬豪俊創造丕圖雖一時佐命之臣並軌宣翼而贊畫帷幄之奇謀恢復中原之大計往往屬之基故在軍有

子房之稱剖符發孔明之喻功臣廟廡旣圖其跡青田邑租
復減其科推基之功於國家豈有量哉蓋思創造之難則
當隆佐命之恩修社稷之功則當篤延世之賞况翊運開基
勲業炳烈如基者哉奏上報允遂進公配享於太廟乃復
諭伯爵世世承襲焉公臨終戒子孫毋仕且不利九世方興
至今若合左券云微鄉里後進伏讀功臣翊運諸錄而景公
之勲烈讀郁離子諸集而慕公之文章夜旦皇皇恒思執鞭
而不可得茲其孫世延篤厲操尚繩其祖武恐芳懿之不彰
也而繆以隧道之碑見屬卽不文庸何敢辭銘曰於惟掌書
樂善好施雨雪分餉開闢稱慈無辜被錄百千其徒何以拯
之爰火其居我也無棲人則釋誅篤生孫子爲時鉅儒武繼
韜鈴文富詩書璣衡洞燭囊括寰區元矢其馭四國卒瘁如
鼎斯沸莫赤匪狐乃有真主應天受符閭闔草昧翼龍以
飛運籌帷幄以張以弛天膺其衷人罔攸窺群雄竊據次第
芟除大命旣集戎胡卒逋

帝曰汝功汝侯汝公公曰天眷微臣曷庸功成身退從遊赤
松帝寵其直人嫉其忠奄殞非命實恫帝衷丹書錫爵
賞延不窮厥惟胤子忠孝彌崇均輸大節益闢丕風嗣傳式
微謂天菁菁爰有封章頻額九重哲后攷德宗工記功乃
集廷議報稱宜隆侑享太廟俎豆春容君臣一體祀典攸

同於萬斯載續公封百爾圭蒙胥慶厥逢公文日星公烈
華嵩既載旂常亦銘鼎鍾孰是不師孰是不共况也梓里奕
世其風渺予小子夙夜欽崇不腆者詞曷賁玄宮庶托貞珉
光昭罔終

皇明隆慶元年歲次丁卯春二月望日

誠意伯劉文成公文集序

余弱齡侍家長者談國初翊運諸名臣輒凝聽之憬然有懷
焉長而宦遊四方竊願表揚先哲博綜其遺文頗喜善本若
宋文憲公諸集海內翻刻者幾刻益良劉宋匹也其文獨刻
於枯蒼歲久字訛舛板又漫漶莫或新之者余奉命按行東
浙以辦香謁公祠下詢遺文僅覩此編愀而歎曰嗟乎逝將
以功業掩文章耶何善本之寡也屬太守陳君烈萃諸文學
重加訂正付於良梓俾海內同好者共焉序曰

高皇帝呼劉伯溫爲吾子房蓋開國首功云然子房自二三
籌畫之外其言論風旨不少槩見而公著書之多乃若此何

哉說者謂子房授書黃石舒卷如龍雖神機時出竟善藏其用塞兌閉門不迫不應爲得老氏之術公剛毅慷慨持大節畱心經濟遇真主期以王道致太平卻小明王御座諸正論義形於色危行危言

高皇帝天威嚴重惟公抗辭不以利害怵其中振綱紀斥姦慝雖李善長亦忌譖之况胡惟庸乎考公履歷豈孔氏所謂以道事君者非耶漢文成侯我

明文成公上下相符合特帷幄中諸籌畫耳公守孔氏家法多著書貽後世不若子房之秘密宜也夫其玄機洞鑒神啓於中天之所授以輔開天之聖妙筭所紆乘時驚發載在國史者旣與雲漢同其昭回其諸喻之說觀物之篇憤世之詞

羈旅之幽思薄遊之清况與夫廟堂之所述作士大夫之所應酬又浩浩如江河欽欽如山嶽醺如惠風朗如景星麗如卿雲無意擬古而神情悠邈才氣雄豪體裁音節如庖丁解牛靡不中於自然者公之文章與其功業並傳無數恢恢乎有餘芳矣余受觀風之寄光昭往訓樹之風聲爲世型範何敢讓哉或曰畱侯子辟疆方少年能策制諸呂計安劉氏而公仲子璟不忌嗣君卒全大節茲亦兩文成胤嗣之相似者劉氏子孫當世敬修也因附及之

隆慶壬申仲春望日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後學豫章謝廷傑

頓首拜書

寫情集序

寫情集者誠意伯枯蒼劉先生六引三調之清唱四上九成之至音也先生生於元季蚤蘊伊呂之志遭時變更命世之才沉於下僚浩然之氣阨於不用因著書立言以俟知者其經濟之大則垂諸郁離子其詩文之盛則播爲覆瓿集風流文彩英餘陽春白雪雅調則發泄於長短句也或憤其言之不聽或鬱乎志之弗舒感四時景物託風月情懷皆所以寫其憂世拯民之心故名之曰寫情集釐爲四卷其詞藻絢爛慷慨激烈盎然而春溫肅然而秋清靡不得其性情之正焉宜其遇知

聖主君臣同心撥亂世反之治以輔成大一統之業垂憲於萬世也先生當是之時深知天命之有在其蓋世之姿雄偉之志用天下國家之心得不發爲千彙萬狀之奇而龍翔虎躍也嗚呼千載之前千載之後英邁挺卓能幾人哉今先生既薨其仲子仲璟與其長孫薦謀以是編鉸梓垂遠以蕃於先生辱平昔之好命爲之序顧蕃愚陋何敢措詞追慕高風其容讓乎嘗

洪武十三年歲在庚申春正月上澣永嘉儒學訓導安固紫華山葉蕃叔昌序

郁離子序

古之君子學足以開物成務道足以經綸大經必思任天下之重而不私以善其身故其得君措於用也秩之爲禮宣之爲樂布之爲紀綱法度施之爲政刑文明之治洽乎四海流澤被於無窮此奚特假言以自見哉及其後也雖孔子之聖可大有爲而猶不免述作以傳道况其下乎然則必假夫文以自見者蓋君子之不得已焉耳矣君子以爲學旣不獲措諸設施道不行於天下其所抱負經畫可以文明治世者獨得筆之方冊垂示千百載之下知而好者或推以行是亦吾澤所及其志豈不爲可尚矣夫然自秦漢而降能言之士何限非不欲如前所云也率多滯於異端失於僞巧詭而不正駁而不純弗畔夫道固鮮人苟用之以求致治殆猶適燕而南其轅乎闡大地之隱發物理之微究人事之變喻焉而當辨焉而彰藺而嚴博而切反覆以盡乎古今懇到以中乎要會不襲屨陳腐而於聖賢之道若合符節無一不可宜於行近世以來未有如郁離子之善者也夫郁郁文也明兩離也郁離者文明之謂也非所以自號其意謂天下後世若用斯言必可底文明之治耳嗚呼此寧虛語哉從善少嘗受讀歎其義趣幽蹟岐緒浩穰或引而不發或指近而歸遠惜乎莫測其所以然遠閱之之久觸類而求然後稍得窺夫涯涘竊

譬諸醫師之籠一藥必治一病玉石草木禽獸之屬皆可以
已疾延年無長物也此其爲書所以深得古君子立言之旨
使其得君而措於用其文明之治益天下後世爲不薄詎止
度越諸子而已耶是書爲誠意伯劉先生所著先生嘗自任
以天下之重於經綸之道開物成務之學素所畜有曾以其
槩翊當今之運輔大明之業昭昭矣存諸方冊者故御史
中丞龍泉章公雖已刊置鄉塾然未盛行於世先生之子仲
璟與其兄之子薦謀重刻以傳嗟乎茲豈一家得而私之者
哉僭爲敘其大略俾貽方來云爾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諸生
吳從善序

翊運錄序

天生聖人開基啓運必生命世之臣以爲之輔如伊摯於商
呂望於周張良於漢皆翊其君建皇極行王道以致太平以
開景運以制禮樂動爲世軌也行爲世則也黼黻河漢也昭
回日星也衣被草木也後世畏之如雷震望之如神明禁其
力而不敢肆故其君端拱無爲應驅莫之誰何我朝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季高皇帝以天
縱之聖除元季之亂不數年間遂開六合奄有萬國榮光貫
日王氣浮淮躋斯民於春臺之上熙熙皞皞玉燭調泰階平
雖曰虢虎熊羆柱國之臣爲之宣力然亦藉明良豪傑與圖

治功也方天造草昧定都建康西有僞漢東有僞吳長艫大
艦日夕相搪擊天下未知所嚮有若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
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弘文館學士太子贊善大夫護軍誠意
伯劉先生者沉幾先物識真主遂委身而服事太祖敬
而信之用其宏謀西平江漢東定吳會天下大勢固已定矣
於是席捲中原群雄歸命混一四海大抵皆先生之策也今
觀御書詔誥之推獎國計事幾之商榷詞命往復彌縫叅贊
千載一遇雖伊摯呂望張良之卓越亦不過於先生矣先生
真豪傑之士哉年愈高智愈明功愈大德愈邵遂分爵土終
始榮顯殷周以來一人而已先生恬養之青田人予忝爲同

鄉今年守職翰林其孫薦等集其御書詔誥行狀事實等文
名之曰翊運錄蓋取誥文開國翊運之語也請予序其首簡
予謂先生之器識事功通於神明文章道德衣被後世溥天
下皆稱道之而先生不自以爲至是則先生之所至世之人
未必能知之是錄也企太祖之知人善用賢也太祖之
聖神文武同符於湯文也見先生之真識也見先生之宏謀
也見先生之勲業也聖明會遇自古爲難乃獨於今見之先
生之子中奉大夫江西布政使司右叅政又能繼其後結知
太祖以廉能見褒於制誥可謂耀於前而光於後矣後之
子孫尚亦繼繼承承深惟祖宗積德創業之不易紹隆先範

以副朝廷優禮功臣之意將見與是錄同垂于千萬載之
泯也

永樂二年龍集甲申夏四月中澣翰林學士奉議大夫兼修
國史同郡王景序

覆瓿集序

大明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奠安四海二十年間殄僞漢殲
強吳汎掃獒端廓清寰宇復先王之疆理開萬世之太平是
雖熊羆貔虎之士相與竭股肱奮威武以佐神功抑亦贊襄
廟謨運籌帷幄之中有其人也若枯荅劉先生伯溫真其人
平先生諱基始以文學上謁於金陵知聖祖之克典神天

也卽委心聽命遂成鼎之功累官太史令兼太子贊善大夫
歷御史中丞遷弘文館學士卒拜誠意伯蓋匹休伊呂者幾
二十年今既九京不作後進之士景休風仰末照幸先生之
文章猶有存者耳先生之作有郁離子有春秋明經有翠眉
覆瓿諸集壽諸梓者久矣惟覆瓿一編未有序之者其孫刑
部照磨翁間以囑余嗟夫先生之心志於道先生之道著於
文人皆知先生見知當時者以其文而不知太祖高皇帝
知先生於儔人中者以其心人皆知先生事高皇帝能盡

其心又不知天以先生輔佐聖神肇建鴻圖者唯在於道然
則是編也將以五味之藏餼斯民於饑頓顛踣者也覆瓿云

手哉先大父弘文館學士復仁公與先生俱以佐命顯余於
照磨爲通家子弟故不辭而序之如此云若夫先生翊戴之
績與先公俱有國史在茲不復也

宣德五年冬十月嘉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前翰林侍講兼修
國史吉水羅汝敬書

犁眉公集序

犁眉公集者開國功臣誠意伯劉先生既老所著之作故取
此以爲號云先生自少穎敏既長於書無所不讀凡天文地
理陰陽卜筮諸子百家之言莫不涉獵元末登第爲瑞之高
安縣山縣耆老有稍知天文術數之學者而其書甚具先生
召與之語其人曰公既聰明絕人而器識宏遠當爲一代偉
人吾書盡以相付先生遂得究觀其說而領其要世亂棄官
家居泊我太祖高皇帝渡江先生知真主也應召輒出
佐興大業及其功成名遂引身而退卒以壽終而其術亦不
傳嗚呼公之出處進退比之子房豈不明白正大偉然大文
夫之所爲哉予嘗觀於先生非惟其勛業冠絕前古而文章
亦足以垂世而莫之與並也是故其仁義積中發而爲言可
以方駕古人者則於郁離子見之傷今悼古牢籠百態可以
起邁當世者則於履齋集見之若夫優游閑雅托興微婉而
有以盡其自得之趣者則於是編見之其氣壯故其辭雄渾

而敦厚其學博故其辭深宏而奧密其志忠故其辭感激而切直其行廉故其辭蠲潔而清勁吁古今之能以勛業文章並顯於當時而垂耀於後世若先生者幾何人哉先生雖沒而有不沒者存其在此也歟先生之孫爲刑部照磨名豹字士行以才賢薦厚見稱於人是亦有以見故家文獻之足徵也

宣德五年冬十一月之二日翰林侍讀學士奉訓大夫兼修國史金陵李時勉書

重醵誠意伯劉公文集序

富自童孺時卽聞有誠意伯劉公之勲烈爲開國宗臣之冠

並仕以來求公之遺文而讀之乃得公平生所建立之詳夫超世之蘊者厥振匪熒故峻其所樹嗇於菑者無厚畀自古天下之事功未嘗不符於學術也公豪傑之才隆於帝授而天人之秘洞之素深遭元末運沉於下察其志鬱而弗伸也其謀濬而孔忤也其才積而困於無施也故得肆力於文焉或時事之感激而洩憂憤之紆餘或機會之在前而痛鋪張之失策證古例今有寓而諷之之意而開圖操縱皆經濟之資焉大率施爲理而不失其宜權變精而馭之以正辭意剴切如靈均之草澤行吟英銳奮發如博浪之椎未試一擊皆可考也逮我太祖高皇帝龍興典淮甸公識真主於異雲

映湖之日遂起而從之蓋懼中國之無統欲借權以立義也
方其進謁金陵一見如舊受心膂之寄掌帷幄之機殄漢職
吳撥亂成治廓清寰宇之功曠世而僅見偉矣哉於今爲烈
也予嘗爇考其行事當天下甫定之初首諗滯獄倡立兵衛
居守按貴臣之侮法論相卜小犢之饋輟辭封爵而不貪天
之功終身顯融而私產無寸益時贊密謀保全勲舊口不言
而人亦無知者臨終尤拳拳乎修德省刑之數語斯其道任
天下之重智鈎物理之玄謀入九地之深而勇懾萬夫之氣
所謂超世之學術著於文者鑒鑒乎親試之矣雖然公之神
在天下不死勲業聲光久而不磨固無賴乎文也但典籍存
庶幾可論其世傳之弗昭或病焉公文梓行久矣歲遠浸湮
字不復辨富承乏栢蒼典刑在目視篆之暇訂其譌落重加
編輯捐俸再鋟諸梓俾公孫指揮瑜等世守之使天下後世
亦知故家文獻之足徵也

正德己卯夏五月

賜進士中順大夫處州府知府後學

莆易林富謹序

重編誠意伯文集序

余觀載籍代有開創之君必有佐命之臣運籌定計應機料
敵稱豪雄矣而或歉於文學呈華炫奇開新啓昧稱儒碩矣
而無裨於武功兼此二長世不恒有其惟我國朝誠意伯劉

同郡人云

嘉靖丙辰夏五月 賜進士榮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知制誥會典總裁餘姚李本撰

重刻誠意伯劉公文集後序

誠意伯劉公文集固栢一方文獻實爲明百代文章勛業之宗儒先理學之統也刻自永樂初王太史景後凡三易梓矣歲久浸堙論次或離海內學士大夫誦說睹慕公者每嗟吝焉嘉靖己未公鄉達斗山樊侍御嘗刻於北畿巡院東南修辭士人抄得觀觀且經義刪遺似非全集隆慶壬申春豫章虬峰謝公持瓮按兩浙丕崇正學風厲人文行部至栢握劉

公簡籍惻然曰集殘缺矣士君子有志用世明道舍是何所法程哉乃檄烈搜討遺文重手校而鏤焉公諸遠爾意甚渥也刻成授烈序諸末簡序曰烈自撮髮讀書卽歧轡公勛業文章爲古今殊絕人物恨不一至其地爲之彈轡奮感依馮茲猥以謏薄承乏公郡獲瞻儀刑章典復辱掛名文字中以自託於尚友豈嚆昔之願哉夫天將開一代文明之治則必篤生名世之臣以應昌期邁會風雲劍主佐命贊謨決策撥亂返治輔成皇王之化未始不本之於道德文章道德文章精神心術之微也古之君子若伊尹於商呂望於周其阿衡鷹揚事業已定於莘野渭濱之時子房始遇沛公運籌決策

以成帝業云一不酬孔明臥草廬與先主商推孫曹因蜀之資以圖天下終身不易其言公天挺人豪鍾稟特異固伊呂之亞子房孔明之儔也生丁元季阨塞抗憤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撰著郁離覆瓿諸篇章言雖雄渾奧密閎辨激壯體裁殊而據忠剛性則皆所以鋪擷其拯世救民之心釀醞夫禮樂法制之教出入造化機變鬼神卒澤於道德仁義之懿及其明炳物先識真主起從而受心膺之寄柄帷幄之籌殄漢殲吳撥亂成治指授諸虢虎熊貔桂石之臣威高皇帝大一統之業滌舊圖新復還三代之治何其偉歟嗟樹開國之勛猷昭傳世之文章與古先豪傑兼休並顯於千百世之後公蓋出有所爲而生非無意者矣豈章句之儒虛誦讀守空文罔效尺寸已哉是固烈之依憑嚮慕之私也謹序

隆慶六年秋七月朔後學建安陳烈頓首書

重刻誠意伯劉公文集序

原序

青田文成劉公文集故有翊運錄一卷覆瓿集十四卷郁離子四卷寫情集二卷犁眉公集二卷春秋明經二卷國初嘗梓行而郡人翰林學士王公景章爲之序正德中郡守莆田林公刻置公里第嘉靖中余友人縉雲樊文叔乃類編之刻于真定今侍御虬峯謝公按部括蒼修謁先生祠堂討論遺

文得里第本病其漶漫舛錯乃命郡守建安陳公依真定本
翻摹授梓余爲校正若干字梓成屬爲序序曰先生生在栢
蒼萬山中九盤之巔所謂深山大澤用物弘而取精多者也
然當五百之昌期輔真人以肇造籌帷帳而垂勳烈昭昭乎
若揭日月行天中可不謂見之行事哉何以文爲夫古昔聖
賢備具道德仁義之懿施于政教被及萬彙其禮樂章程莫
非文也惟窮而在下者不獲有所張設乃不得已而托之言
以寄其憂憤康濟之懷俟之後世或起而帥行之斯聖賢所
爲文辭也愚讀文成先生集多處窮憂世之深慨而深幸其
遇聖神而興起也嘗槩其集有六善焉一日窮經以明義

二曰寓言以徵用三曰遵養以俟時四曰憂世以舒抱五日
知命以樂全六曰遭逢之無間夫元綱不振四海土崩無父
無君視爲故事聖經明義千載或湮焉春秋成而亂賊懼此
義不由學者倚席不講之過也此窮經以明義也元運式微
務爲陵替撫狡寇而引非族言之者抵禦起弊末由痛心荼
毒於是乎厄言郁離比類旁通故三閭澤畔之吟離騷倦懇
之意也此寓言以徵用也豪傑騰起四海糜沸而時事倒置
寵賂肆章騏驥服箱木彘冠帶乃先生憤世疾邪每形歌什
寓意徵詞託稱覆瓿莘野時宰於納溝扣角放歌于夜旦由
斯義矣此遵養以俟時也祈招式誦冀詆王心里巷謳吟觀

風是本詩餘寄興取類寫情或亦有鑒吾衷乎此憂世以舒
抱也至於垂老見幾引身高逝璆琳戛擊以和天倪于是乎
稱名犁眉比跡赤松保厥終始斯爲全德此知命以樂全也
攷之己事隆準大度忍心薤醢西侯色舉明哲乃彰藏方請
苑百世而下有餘悲焉 高皇以來世懋延賞丁寧天詒焜
燁龍章具在翊運篇中卽魚水交驩和自中錫又何以過此
遭逢之無間也或者曰青田文章掩於功業又曰動華並茂
無訾偏長而不知是非先生所急也其不得已而言之先生
之憂也其應時績敘者先生之幸也記曰天下有道則行有
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觀於先生之言行亦若是而已
余往宦游江右至高安稽求先生爲丞時事謂從異人受秘
書乃棄官歸青田山中覽識天命所在而起故天民所抱持
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類如是文辭云乎哉先生所編又
有多能鄙事若干卷方行人間其占驗象緯諸書先生啓手
足時命其子獻諸朝具在金匱石室靡可得窺云 告
隆慶六載歲在壬申孟冬陽月上浣同郡後學何鏜頓首拜
手謹敘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一

裔孫

孤嶼

御書

御製慰書

今日聞知老先生尊堂辭世去矣壽八十餘歲人生在世能有幾箇如此先生聞知莫不思歸否先生既來助我事業未成若果思歸必當且寬於禮我正當不合解先生休去爲何此一小城中我掌綱常正宜教人忠孝卻不當當先生歸去昔日徐庶助劉先主母被曹操操將去庶云方寸亂矣乞放我歸先主容去使致子母團圓然此先生之母若生而他處



以徐庶論之必當以徐庶之去今日先生老母任逍遙之路
 踏更生之境有何不可先生當以寬容加餐以養懷才抱道
 之體助我成功那時必當遣官與先生一同鄉里薦母之劬
 勞豈不美哉

御名書

頓首奉書

伯溫老先生閣下 愚與先生自江西別後屢有不祥皆
 應先生前教之言幸獲殄滅奸黨疆域少安收兵避暑遣人
 專詣先生前虔求一來望先生發蹤指示耳日夜懸懸六月
 二十二日尅期回得教墨論以六月七月間舉兵用事不利
 先動當候土木順行金星出現則可使愚一見教音身心勇
 躍足不敢前如此者何蓋以先生一二年間以天道發愚所
 向無敵今不敢違教然擇在七月二十一日甲子未得吉時
 是以再差人星夜詣前望先生以生民爲念德教爲心早賜
 來臨是所願也如或未可卽來可將年月吉日時辰方向門
 戶擇定密封發來實爲眷顧惟先生亮察不備

又帖

郎中胡深轉奉到先生喻以守備之書知人情之見山中豪
 傑可否盡在其書愚觀先生之誠又何言也似先生有此護
 顧之心枯城可使愚高枕無憂矣

又御名書

頓首奉書

伯溫老先生閣下

去歲先生行曾言湖廣之事一去便

得然得不得直候正月盡間二月內可得果然初至湖廣賊人詐降後又堅壁不出至今未下實應先生之言矣茲者再行差人賁書詣前專望先生早爲起程前來萬幸希亮察不具

御寶詔書

朕聞同患難而異心者未輔前太史令御史中丞劉基世居括蒼懷先聖道天下初亂聞朕親將金華旋師建業爾曾別閭里忘丘壠棄妻子從朕於群雄未定之秋居則每匡治道動則仰觀乾象察列宿之經緯驗日月之休光發縱指示三軍往無不克曩者攻皖城拔九江撫饒郡降洪都取武昌平處城之內變爾多輔焉至於彭蠡之塵戰炮聲擊裂猶天雷之臨首諸軍納喊雖鬼神也悲號自旦日夜如是者凡四爾亦在舟豈不同患難也哉今年夏告饒糴失朋粉之容遺子幼冲暫回祀教速赴京師去久未歸朕心有欠今天下一家爾當疾至同盟勛策庶不負昔者之多難言非儒造實已誠之意但着鞭一來朕心悅矣

洪武元年十一月十八

御寶日賜臣基

皇帝手書

皇帝手書付誠意伯劉基近西蜀悉平稱名者盡俘於京師
我之疆宇比之中國前王所統之地不少也奈何故元以寬
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然及人惡嚴法喜寬容謗罵國
家扇惑非非莫能治卽今天象叠見且天鳴已及八載日中
黑子又見三年今秋天鳴震動日中黑子或二或三或一日
日見之更不知災禍自何年月日至卿山中或有深知曆數
者知休咎者與之共論封來前者舍人捧表至京忙忘問卿
安否今差尅期往卿住所爲天象事卿年高家處萬峰之中
必有真樂使者往而回勿資以物茶飯發還

洪武四年八月十三日午時書

御製平西蜀文

洪武四年九月三十日朕親紀征蜀二道總兵官功之低昂
以旌忠勇有智之將又張無謀鈍兵之徒爾基再作平蜀頌
一章爲傳將軍廖將軍千萬年不朽之功朕聞雲從龍風從
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此蓋上古聖君臨御恩及海內故賢者
讚揚若非聖君安敢受此美稱善揚者也朕本淮民因元失
政豪傑忿爭吾承人後偶獲多兵訓練爲我調用有時命將
四出有時親征一方不五六年間群雄歛跡惟西蜀一隅限
山阻險是有戴壽者假明昇童孫負固不伏陰生詭計說誘

章楊璟德慶侯廖永忠率舟師抵衢塘戴壽以合蜀軍民與之決戰平章楊璟兵敗收兵僅能與之對壘當年冬穎川侯傅友德將兵由西番道經階文逾月而抵綿漢蜀兵莫敢當鋒其戴壽者恃衢塘之險選老弱守之盡拔堅關之兵西行與穎川侯戰道逢穎川侯一戰戴壽披靡再戰困逼成都其攻衢關舟師總兵者尚未盡知將軍穎川侯木牌書其戰勝次第順川江而放流德慶侯獲之連壘而進乘機破關搗虛而至僞京師幼主明昇衛璧率文臣請降戴壽爲傳將軍生擒於成都於是中國清寧論將之功傳一廖次低昂是焉

天佑我邦 師出以律 將忿揚揚 馬嘶蹄踏

畫角聲張 惟我穎侯 智勇難量 羌人稽首

壺漿道傍 勞我軍行 綿漢是降 蠶爾戴壽

率衆來當 一戰披靡 拒城且賊 旬日困逼

詣軍請降 傳將功就 再歌衢塘 天生廖將

與傅成雙 江風浩浩 起我旌幢 泊舟連壘

直破衢關 生俘僞主 市肆無干 遣使飛捷

一刻數關 天產名將 兵出民間 非朕有能

實由天鑒 有臣在南 家居恬蒼 生而能文

舉筆何難 謂我採擇 補江班班

誥詔祭文

御史中丞誥

奉

天承運

皇帝聖旨太史公之職天下欣聞中執法之官臺端清望惟親信之既久斯倚注之方隆前太史令兼太子率更令劉基學貫天人資兼文武其氣剛正其才宏博議論之頃馳騁乎千古擾攘之際控馭乎一方慷慨見予首陳遠略經邦綱目用兵後先卿能言之朕能審而用之式克至於今日凡所建明悉有成效且栢蒼爲卿鄉里地壤幽遐山溪深僻承平之世民猶據險方當兵起乘時紛紜原其投戈嚮化帖然寧謐使朕無南顧之憂者乃卿之嘉謨也若夫觀象牀祲特其餘事天官之署借重老成以至讞獄審刑罰之中議禮新國朝之制運籌決勝功實茂焉乃者肇開烏府丞輔需賢斷自朕衷居以崇秋清要得人於斯爲盛於戲紀綱振肅立標準於百司耳目清明爲範模於諸道永綏福履光佐丕圖可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宜令劉基准此

洪武元年三月

御日

宏文館學士誥

奉

天承運

皇帝聖旨朕稽唐典其宏文館之設報勲舊而崇文學以舊言之非勲著於國家猶未至此以儒者言之非才德俱優安得而崇爾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劉基朕親臨浙右之初爾基慕義及朕歸京師卽親來赴當是時括蒼之民尚未深信爾老卿一至山越清寧節次隨朕征行每於閒暇數以孔子之言開導我心故頗知古意及將臨敵境爾乃晝夜仰觀乾象慎候風雲使三軍避凶趨吉數有貞利於戲蒼顏皓首之年當撫兒女於家門何方寸之過亦眷戀不捨與朕同遊後老甚而歸朕何時而忘也可御史中丞兼宏文館學士散官如前宜令劉基准此

洪武三年七月

御寶

誠意伯誥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咨爾前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朕觀往古俊傑之士能識主於未發之初願効勞於多難之際終於成功可謂賢智者也如諸葛亮王猛獨能當之提師江左兵至括蒼爾基挺身來謁於金陵歸謂人曰數驗真可附也願委身事

列曜垂象每言有準多効勞力不私忠潔朕資廣聞今天下
已定爾應有封爵特加爾爲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
護軍誠意伯食祿二百四十石以給終身子孫不世襲於戲
爾能識朕於初年秉心堅貞懷才助朕屢獻忠謀驅馳多難
其先見之明比之古人不過如此尚其敷爾勤勞忠志訓爾
子孫以光永世宜令劉基准此

洪武三年十一月

御日

御賜歸老青田詔書

朕聞古人有云君子絕交惡言不出忠臣去國不潔其名爾
劉基括蒼之士少有英名海內聞之及元末群雄鼎峙熟辨
真僞者誰歲在戊戌天下正當擾亂之秋朕親帥六軍下雙
溪而有浙左獨爾括蒼未附惟知爾名耳吾將謂白面書生
不識時務不久而括蒼附朕已還京何期仰觀俯察獨斷無
疑千里之餘兼程而至謁朕陳情百無不當至如用征四方
摧堅撫順爾亦助焉不數年間天下一統當定功行賞之時
朕不忘爾從未定之秋是用加以顯爵特使垂名於千萬年
之不朽勅歸老於桑梓以盡天年何期禍生於有隙是使不
安若明以憲章則輕重有不可恕若論相從之始則國有八
議故不奪其名而奪其祿此國之大體也然若愚蠡之徒必
不克已將謂已是而國非卿善爲辭者所以不辨而趨朝一

則釋他人之餘論况親君之心甚矣此可謂不潔其名者歟
惡言不出者歟卿今年邁居京數載近聞老病日侵不以筋
力自強朕甚憫之於戲禽鳥生於叢木翎翅乾而颺去戀巢
之情時時而復顧禽鳥如是况人者乎若商不亡於道官終
老於家世人之萬幸也今也老病未篤可速往栢蒼共語兒
孫以盡考終之道豈不君臣兩盡者歟

襲封誠意伯誥券

維洪武二十三年歲次庚午十月己未朔越二十七日乙酉
皇帝制曰昔者皇元運末豪傑鼎峙海內瓜分當是時士夫
之衆數莫知其幾然而泛泛從人者亦何量哉所以曩古賢

智之人務必擇人而樹以善天下莫安萬民士豈易從人而
輕滅姓氏者耶所以當不可從之時雖死士節亦可也不移
何爲若是噫是雖死也名彰矣朕曩與群雄並驅數年之間
與聲教而擅蒸民者不可勝數孰辨真僞者誰爾劉鴈祖父
誠意伯劉基乃栢蒼之士居勅敵之陲邇山賊之寨間道兼
程星馳來附陳朕歷數之有在議戡定之機措安黎庶之道
其爲人也士氣凜然奸邪莫可犯所以父子相斷歿於奸臣
系政之秋此果不移節也歟初授伯爵以終身因節勿移今
特以前爵授爾鴈爲誠意伯增祿二百六十石共食祿五百
石子孫世襲朕與爾誓若有非爲除謀逆不宥其餘雖犯死

罪免一死以報爾祖父之功爾某

敬哉

附

欽降

祭文

維

正德某年歲次某月日浙江處州府知府某欽承

上命致祭於

本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誠意伯贈太師謚文成劉公曰惟公學

帝師

才具

王佐相我

聖祖迅掃 葵乾坤載清綱常復正古稱名世何以過之惟

皇念功特伸卹典文臣之謚光於留候歲祀之儀比於魏國

茲維仲 式當明薦老成雖遠風烈固存秩祀有常永昭

崇報尚

饗

資善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兼吏部尚書臣詹徽

宣奉

贈謚太師文成

誥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增秩彰功進穹階於一等飭名顯德加美號於百年禮在褒崇事關勸教爾故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誠意伯劉基慷慨有志剛毅多謀

學爲

帝師才稱

王佐屬

聖祖之聿典乃

明良之再遇孔明之任豈間人言敬興之謀不負所學遂覃精誠之慮益酬神武之知占事考祥明有徵驗運籌畫計動中機宜蓋始見異雲而識王氣後仰指乾象以示天心逮應騁楫蒼陳時務於建業卽從征彭蠡定大事於中原渡江策士無雙開國文臣第一受爵能讓懷辭金踏海之風功成不若從辟穀封畱之請可謂名哲允矣清貞參前代之名臣休聲罔替稽

景朝之報禮恩典尚遺今特贈爾爲太師謚文成於戲青田薄賦已爲鄉里之美談寶冊易名益重華葵之永譽

制誥

正德九年十月十九日

之寶

附

禮部會議

禮部題爲崇元勲以正祀典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刑部貴州清吏司署郎中主事李瑜奏臣竊謂有濟世之君必有名世之臣有希世之功必有延世之賞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順天應人撥亂成治濟世之君也誠意伯劉基內聖外王經文緯武名世之臣也西湖浩飲占

真主於金陵之鄉彭蠡從征擒大敵於金木之日蓋希世之功也生前之爵不列於上公身後之祿遂泯於再傳則延世之賞誠有缺焉伏遇

皇上以生知之資操議禮之權凡昔人所未議與議之而未行者皆舉行於今日焉頃因詞臣之請斷自

淵衷遂黜姚廣孝之配享

大聖人之見何其高出尋常萬萬哉臣遭逢

明時久懷膚見敢昧死披瀝而一陳之劉基字伯溫處州府青田縣人也臣籍縉雲乃其鄉人自童稚時聞父老談先達

之有功者必曰劉伯溫蓋南田義兵不罹方氏之殘虐青田
減稅不爲鄉里之美談也及入鄉校聞師友談先賢之有德
者必曰劉伯溫蓋心悟理性學通天志不遂而棄官功屢
成而辭賞也逮登仕途聞士大夫談本朝之有功業文章者
必曰劉伯溫蓋決危機於逆陳群懼之表首大策於堅韓共
戴之中所著郁離履齋寫情翠眉諸集皆梓行於世如洗馬
楊守陳誠所謂樹開國之勲業而兼傳世之文章者也近如
侍郎楊廉編輯

國朝名臣首徐達而次劉基廉豈無所見哉蓋六王之功載
在譜傳徐細攷之不過攻城略地摧堅陷陣而已至於啓沃
運籌定計遣將所言皆驗所向無前則未有出基之右者也
昔漢高以蕭何爲功人諸將爲功徇我

太祖之見豈出漢高下哉特以基成功不居屢辭爵賞重違
其志故以公封其祖父而以伯榮其身旣爲

天子猶稱先生其褒賞之辭則曰每於閒暇之時數以孔子
之言道予是以頗知古意又曰入則每匡治道又曰言非儒
造實已誠之意則

太祖之於基固以伊呂視之矣基歿後遂命其孫劉爲世襲
伯爵給以

誥券又曾

諭其仲子劉仲璟曰我的子孫享無窮天下爾老子的子孫享無窮爵祿大哉

王言所以報基者至矣後因

太宗文皇帝北征沙漠定鼎燕都而廌子孫幼弱不能赴

闕伯爵遂停至景泰年間七世孫劉祿授翰林院五經博士

弘治年間九世孫劉瑜授處州衛指揮使臣惟元綱不振四

海鼎沸不階尺土未踰十年我

聖祖出而掃除之振古所未有之君也當時佐命者莫若劉基振古所未有之臣也以振古所未有之臣而子孫不得沾其一品之祿其何以勸當代法後世哉先年該給事中吳仕

偉奏

請襲爵而當時大臣不暇詳攷止授前官近年知府潘潤復以爲言而事下該部未蒙施行只許立祠伏望

皇上思

聖祖創業之艱念劉基翊運之勞特

勅該部論功定議俾配享之位與徐邈相次襲爵之典與徐達相侔則上慰

聖祖之靈下付士民之望昭公論於既往激人心於將來矣

併將翊運錄名臣言行錄各一部封進奉

聖旨這本所奏誠意伯劉基襲爵配享事宜着吏禮二部會

議停當具奏定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襲爵事理
係吏部會議具題外臣等竊惟賞以延世祀以廟享二者所
以報施勲臣固帝王資以勵世磨鈍之具也故有功則食自
古已然而盤庚所以誥勸殷士亦必曰茲予大享於先王爾
祖其從與享之則知配享之典三代以來所不廢矣臣等竊
惟

國初誠意伯劉基本以純粹之學王佐之才同徐達湯和輩
殫謀戮力奉翊我
太祖高皇帝削平海內奄有中原發縱決策有古蕭何之功
帷幄運籌有吾子房之北當時論功行賞世封伯爵與徐達
湯和等事體相同則我

皇祖所以優眷勲臣者未嘗不至矣後

太祖文皇帝定鼎燕都基子孫幼弱不能赴

京伯爵遂停而

廟祀之典亦因廢闕近年雖有該科論

奏府官題

請修建祠宇於該處地方然偏僻苟簡與鄉祠無異非

廟食報功之典天下期望非一日矣今本官之奏實出人心
之公恭惟

皇上創新禮樂釐正祀典百年機會幸遇

昌辰伏願

陛下思

太祖創業之難體先王勵世之意念功臣一體報稱宜同進
劉基於

太廟功臣配享之列名位次於六王之下則公道昭彰人心
激勸而

太祖高皇帝在天之靈亦無所不慰矣臣等不勝仰望之至
緣係節奉

欽依吏禮二部會議停當具奏定奪事理未敢擅便謹
題請

旨

嘉靖十年三月十五日具題十九日奉

聖旨是依擬行

禮部

上請近題爲崇元勲以正祀典事近該刑部貴州清吏司署
郎中事李瑜奏稱乞將誠意伯劉基配享等因該

本部

議擬覆題奉 聖旨是依擬行欽此續該本部題爲祭祀事

內開 太廟功臣配享緣由節奉

聖旨是及增劉基配享欽此欽遵本部已行該監將劉基牌

位遵照

太廟功臣牌位高廣尺寸製造完備查將翊運錄內開洪武三年十一月內封劉基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誠意伯正德九年十月十九日

誥贈太師謚文成臣等謹將前項封爵贈謚書曰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贈太師謚文成護軍誠意伯牌位一座刊完已令太常寺官於本月二十九日捧赴太廟兩廡列於六王之下奉安訖謹具題

知

嘉靖十年三月二十九日具題次日奉

聖旨知道了

附

祖永嘉郡公誥

奉

天承運

皇帝聖旨天眷我邦生英才而翊運世濟其美立功業以承家是以得賢爲用而必推其本焉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祖父劉庭槐志樂詩書義孚鄉里積善餘慶發於孫枝今朕褒賞功臣煥揚禮典追榮頒寵爵及先世此祖德之明效而國家之至恩也松楸有輝益厚來昆可中

奉大夫中書察知政事護軍追封永嘉郡公宜令准此

制誥

洪武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之寶

祖母永嘉郡夫人梁氏誥

奉

天承運

皇帝聖旨國有壽俊爲善治之資家有賢孫乃重闡之慶願茲盛事是用推恩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祖母梁氏出自高門著其賢淑積德垂範以開後人遂能作朕名臣卓爲腹心耳目之寄故追封之典及其太母亦以體孝孫之心也領茲嘉命女壤其光可追封永嘉郡夫人宜令准此

洪武元年十一月

節日

父永嘉郡公誥

奉

天承運

皇帝聖旨士有厚德而立報雖不在其身必有賢嗣而得時足以大其後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父劉燾世爲右族人服令名蘊設施之才而無求於時貽文學

之傳而能善其子是以其子行義方於古人謀猷著於日用
朝廷所賴士民所瞻皆遺訓之功力善之徵也賜命表一門
之盛列爵居五等之尊大郡疏封立堂永賁可贈資善大
夫御史中丞上護軍追封永嘉郡公宜令准此

洪武元年十一月

御日實

母永嘉郡夫人富氏誥

奉

天承運

皇帝聖旨母氏劬勞爲人子者思報罔極之恩惟立身揚名
以顯其親斯亦可以爲孝矣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
善大夫劉基母富氏貞資婉範嫺德生賢孟軻成大儒王珪
爲名輔致茲樹立蓋有其原爵祿優榮不逮於養然母之貴
每因其子功庸旣昭霑恩宜厚劬勞之報庶遂其心可追封
永嘉郡夫人宜令准此

洪武元年十一月

御日實

妻永嘉郡夫人富氏誥

奉

天承運

皇帝聖旨淑女配君子致內治之有成人主得賢臣需封恩
而並及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妻富氏

功德端茂閭閻嚴明佐此名卿嘉哉儀範中饋盡其愛敬家
道至於和平爵秩從夫禮文合古錫以金花之誥爰疏郡境
之封祇服榮光茂膺多福可封永嘉郡夫人宜令富氏准此
洪武元年十一月御日寶

襲封誠意伯并夫人誥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開基啓運人臣竭佐命之忠崇德報功

國家隆延世之賞實惟公議非出私恩咨爾浙江處州衛指
揮使劉瑜乃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誠意伯贈
太師謚文成劉基九世孫粵爾先人輔我

聖祖運籌帷幄迅掃故元乾坤再清綱常復正功業勩諸鼎
彝文章傳於海宇初封伯爵用報元勲中遇多虞久停承襲
頃因廷議遂興繼絕之思簡在朕心特復象賢之舉惟爾夙
承家學綽有祖風眷茲後裔之良宜食前人之報今特命爾
襲封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誠意伯食祿七百
石錫之誥券子孫世世承襲於戲懋賞懋官已訂山河之誓
世臣世美毋忘忠孝之箴尚與國以同休庶垂名於不墜欽
哉

制曰朝廷錄翊運之功舉推恩之典爵命既頒乎茅土封章

必及於閨門禮備情文事關風化爾吳氏乃誠意伯劉瑜之妻出自名家嬪於世胄恪勤主饋曾無自遂之心順正承夫每有相成之益爰因夫貴特錫褒章茲特封爲伯夫人尚敦儆戒之心祇服休嘉之命

嘉靖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

御日

頌表

瑞麥頌

并序

宏文館學士劉基撰

天厭元德九州麋沸群猾並作黎民惶惶奔走無路

皇帝提三尺劍奮起草萊指顧之間豪傑景附矛鋒所向戰克攻取

皇帝心知天意之有在爰舉有衆以與萬姓請命一征而取荆襄再征而清浙江三征而閩海率從四征而席卷全齊五征而定周及梁遂取秦晉舉燕趙南交北貊東爰西羗海外之邦莫不望風遣使奉朔稱臣拜伏

闕庭於是民獲所歸上下神祇咸有依托慶雲甘露沚奏禎祥帝心謙抑每讓勿居洪武三年五月陝西寶雞縣進瑞麥一莖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三本兩穗者十有餘本蓋自兵興以來王保保據周宋李思齊張思道據秦晉燕趙齊梁之間大豪小猾或踞城郭或聚山寨皆假元爲名分割境土擅兵相攻於是燕晉周秦之地彌數千里連歲無雨百穀不生民

相殺食且盡今年夏四月

王師奏捷於蘭州朔漠掃清腥羶底定天乃大降甘雨滋爲嘉瑞和氣致祥不亦昭哉周頌有曰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懈傳者謂商之季年比歲旱荒至周武王克紂受命而天下遂獲豐年由今觀之信非誣矣漢謠以麥穗兩岐歌其太守之美政則是兩岐之麥世所希有而况於三岐以至五岐者哉頌聲之作弗可闕也頌曰
神雀赤鳥其羽不可以爲儀紫芝甘露其實不可以療饑豈若五穀之爲瑞可以厚民之生豐國之資者哉元失其鹿天下共逐擾擾紛紛強食弱肉

皇天震怒誕命

真主肅將天威以靖區宇騎士如雲猛將如龍發縱指示悉出帝衷旣平南東遂定西北居攸奠安品物咸殖爰有嘉麥一本五岐布葉萋萋結實離離旣齊旣平先百穀成擢穎揚芒金支翠英溥彼原田潏若雲烟望之油油卽之芊芊其種伊何降自穹昊其瑞伊何豐年之兆豐年穰穰頌聲洋洋其始自今奕世無疆

祀方丘頌

宏文館學士劉基撰

維洪武三年五月二十日戊申日北至

皇帝將祀

地示於方丘乃先期九日潔齋於舊宮

詔百僚集射西苑

命之曰古人有言惟德動天惟誠感神故射以觀德誠於中者必形於外不可掩也惟爾庶官各一乃心以致其誠母替朕命群臣自左丞相宣國公以下至於有司百執事皆拜手稽首曰敢不敬承

天子之明命維大江之南土每夏四五月多霖雨少霽是歲雨作連日至十有七日乙巳

皇帝御法駕率百僚告於

太廟遂居於

齋宮雨勢未已至丁未日夜三鼓有風徐來淋漓頓收微月出雲氛霧廓清

皇帝披袞登壇萬籟無聲華燭有輝雅樂瀏亮燎烟不搖百禮既洽千官肅雍洋洋乎神明臨之在上誠意懇至升降秩秩濟濟翼翼穆穆如也比明竣事薰風應節和氣交暢小大咸喜知誠德之感格若合符契大命所集

皇天后土信不忒也於是弘文館學士臣基謹獻頌曰濬哲惟

帝父天母地維孝維誠斯承其意孝誠既備物以將之神鑒在德非惟其儀聖不世出禮失莫求弗澄其源曷清其流末

流之極禮儀并廢豈無牛羊而不以祭

穹祇赫怒監觀萬方式昭大命命我

聖皇維我

聖皇克孝克誠提三尺劍由一旅興奮於長淮長淮具宗濟
於大江大江使同漢沔既朝閩浙率從施及廣海化外之邦
望風占雲獻其琛寶稽首

龍墀蹈舞從容乃命虎臣越濟踰河雲旆霓旌鐵馬金戈蹴
踏泰岱凭陵華嵩鋤秦鏹燕掃貉滌戎莫亢我前莫膺我鋒
斬逆懷降允協

天衷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罔不懌懌戴

天子德

天子之德格於上下既禋於郊又敬於社人懷其仁

神錫之嘏圓方所包無不服者超黃邁唐越商踰夏小臣作

詩以繼大雅

平西蜀頌

并序

誠意伯劉基撰

臣聞

天命

真主混一六合必先有以爲之驅除然後收拾以歸其籠自
古及今同一揆矣是故冬寒之極必有陽春激湍之下必有
深潭大亂之後必有大治理則然也元德既衰九土糜沸鴟

張狼顧之豪彌滿山澤萬姓喁喁無所籲告

天乃命我

皇帝肅將武威代伐不道故一伐而定荆湖再伐而舉全吳
三伐而海甸廓清四伐而東粵南閩悉歸版圖於是肆伐中
原拾宋掇秦掣趙拔燕兵鋒未至聲聞先及神讐鬼慄匍匐
俯伏元菟青海崑崙大漠交趾錄耳之國罔不獻琛奉表稽
首
闕下無敢後者獨明昇竊據巴蜀雖遣使奉貢而不去僞號
大臣皆請討之

皇帝憐其父沒子幼數遣使招之不至乃命將帥師伐之洪
武四年大軍破瞿唐殺其將某郡邑鎮戍望風送款昇乃率
其官屬奉璽印詣軍門請降蓋自建國至是凡五年而天下
一統何其易耶固知

天命有在而群雄並起爲之驅除也臣基受

恩深厚無能補報遙聞捷音歡喜踴躍不能自己謹撰平西
蜀頌一首雖不足以贊揚

聖德萬一亦聊以寓葵藿向日之忱云爾其辭曰

惟彼蜀國開自蠶叢山川隔閼與華不通金牛啓道厥寢斯
鑿岷峨岩嶓始連井絡秦以之霸漢以之王諸葛用之震驚
北方劍閣倚天瞿唐折地仰不可攀俯不可視蠶茲羗戎兇

其險阻罔知

天命大邦是距洸洸虎臣受命於征出師桓桓如雷如霆如雷如霆

天子之威廟筭先定鬼神莫違靈旗揮揮指山山摧羗人失魂慙若死灰爰將其臣奉其版籍泥首軍門面縛銜璧六軍奏凱聲動玄黃黼童白叟蹈舞康莊四海會同豐年穰穰慶雲甘露自

天降祥臣拜稽首受

天之佑受

天之佑

天子萬壽

甘露頌并序

誠意伯劉基撰

欽惟

皇帝順

天應人奄有九土武功旣成文治大洽恪恭

天地孝敬

祖宗山川鬼神莫不祇肅是以億兆歸心遐邇嚮化羗黎蠻貊無有弗庭

皇帝愈加謹慎深惟

上天付畀之重夙夜兢業思舉群臣庶民咸躋雍熙以承

天眷教誨戒飭諄諄切切日不厭勤於是乎天不愛道地不
愛寶醇和至精悉發悉達禾麥呈瑞年穀屢登倉廩之積如
岡如坻民用紓矣邦本固矣乃洪武四年十月甘露降於鍾
山沾潤草木瑩若凝脂美酒醍醐五年十有一月又降今年
仍降如初臣聞瑞應圖曰王者德至於天則甘露降鍾山京
國之鎮

帝業所基而甘露每降於茲則

天之所以彰我

皇帝之德而引國祚於悠久之意豈不顯顯矣乎昔者軒轅
皇帝得瑪瑙之甕甘露降之滿盈黃帝食之而壽今甘露連

年屢降則天之所以

壽我

皇帝於千萬歲之意又豈不昭昭矣乎於是群臣莫不欣懽
百姓莫不蹈舞舉手相慶而在廷之臣或爲詩歌或爲賦頌
以詠盛事於是臣基謹再拜稽首而獻頌曰

古帝軒轅德協於

天天降甘露俾服延年明明我

皇統坤握乾芟翦豪猾樹德佑賢命將出師廓清四邊滄溟
帖濤嶺嶠收烟宏功茂烈烜赫八埏郊社宗廟享祀豐蠲日
月星辰嶽鎮海川敬罔不至誠罔不宣寅畏天命翼翼虔虔

匡直臣庶疊疊惓惓惟恐弗及惟恐或愆 皇天后土瞻顧
式堅瑰祥信禎來集連連膏露流滋如瑤如璚味奪醴齊光
粲珠蟠高映斗極深浹重淵被之竹柏竹栢鮮鮮被之鶴鵠
鶴鵠娟娟璧月宵炯銀河曉旋天乳耀芒燁於穹圓霏霏其
霧泥泥其泉旨旨其飴馥馥其芬瑞我

聖皇神恬氣全萬姓率德七曜順躔

星壽如山如黃如玄超三軌三煥後輝前小臣作頌願附史
編

謝 恩表

伏以出草萊而遇

真主受榮寵而歸故鄉此人人之所願欲而不可得者也

謝 欽惟

皇帝陛下以

聖神文武之姿提一旅之衆龍興淮甸掃除群雄不數年間
遂定中原奄有四海神謨廟斷悉出

聖衷舜禹以來未之有也臣基一介愚庸生長南裔疎拙無
似其能識

主於未發之先者亦猶巢鵲之知太歲國葵之企太陽以管
窺天偶見於此非臣之知有以過於人也至於仰觀乾象言
或有驗者是乃

天以大命授之

陛下若有鬼神陰誘臣哀開導使言非臣念慮所能及也

聖德廣大不遺葑菲遠法唐虞功疑惟重之典

賜臣以封爵

賜臣以祿食俾臣回還故鄉受榮寵以終其天年臣切自

揆何修而膺此大馬微忱惟增愧懼已於洪武四年二月初

四日到家謹遣長男臣璉捧表詣

闕拜謝

聖恩臣基無任激切屏榮之至謹奉

表稱

訓以

聞

附

誠意伯劉瑜謝

恩表

禮部尚書夏言撰

誠意伯臣劉瑜伏蒙

皇上深惟創業之難追念先臣與有贊襄之力行取臣瑜

賜襲伯爵臣瑜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念先臣劉基放迹江

湖識

真主於未遇決機帷幄

誠意伯劉瑜

卷之一

三十九

不運於方開言聽計從功成身退既投簪於綠野實追軌乎
赤松進伯爵封錫名誠意允矣儒臣之極卓哉

聖祖之知故在軍則稱之曰子房其命詞至此之爲諸葛始
終完節上下交孚

厚澤深仁賞已延於來世功微祚薄祿宜奪於後人偶塵丹
書鐵券之盟久謝金蟬玉貂之責於茲九世迨越百年過蒙
敬皇之茂恩授以指揮之世襲據分亦已足矣於他復何望
哉詎煩廷論之上陳仰荷

聖恩之誤及式逢

今日再沐

休光召自青田遠

寵霑於七命瞻依

紫禁極榮被於萬分藹枯拊之再春然死灰而復熾恭惟

皇帝陛下

一德格天百靈效順

制作比隆於三代

禮樂必興於百年

舞干羽以格有苗謙茲受益

聽鼓鼙而思將帥安不防危憫翊運之功臣念承家之末裔
悉爲錄用特示表揚光昭帶礪於山河直拔塗泥於霄漢與

滅國繼絕世庶幾存召伯之甘棠正

祀典崇元勲奚止念鄭公之故笏臣敢不篤光人烈冀免誚於弓裘爲邦家

光誓捐軀於介冑伏願始終典於學益充

堯舜之資左右惟其人懋建唐虞之治

本支百世永歌

穆穆皇皇胡越一家樂覩熙熙皞皞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恐懼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誠意伯次子閤門使劉仲璟遇

恩錄

洪武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早仲璟胡伯機於

奉天門見欽蒙

聖旨到歇處每日來見十六日早朝

奉天門欽蒙

聖旨你叔叔的兒子着他快完了圖來見章三益有甚麼人回奏有子

言意仙文集
聖旨你明年帶得來葉景淵家有甚麼人你去尋問有人時
與他帶將來

聖旨你如今年年來見

我各人與你鈔一百錠做盤纏回去十七日早朝謝

恩奉天門

宣諭你如今回去尋師問友但是有見識人師問於他你學
得高了人皆師問於你便不做官也高尚了你每父親都是
志氣的人說的言語都說得是人都聽他那時與

我安了一方至有今日

我的子孫享無窮之天下你老子的子孫享無窮爵祿男子

漢家學便學似父親樣做一箇人休要歪歪搭搭的過了一
世你每趁

我在這裏年年來叩頭你每還是挨年歇來你每小舍人的
年紀少莫要花堆柳市裏去你父親都是秀才好人人家休要
學那等潑皮的頑洪武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同胡伯
機章允載葉永道於

奉天門早朝欽奉

聖旨教他每日日隨班朝見過節了着他回去二十五日早

朝奉天門再

面見欽奉

聖旨你那劉當糧長的在這裏多時他家里糧誰與他辦回
奏訖 欽奉

聖旨每人與他伍錠鈔過節你每這幾節也年紀小裏讀書
學好勾當你每學爾的老子行

我來這裏時浙東許多去處只有你這幾箇老子來到如今
也只有你這幾箇每每和那士大夫翰林院說呵也只把你
這幾箇老子來說你每家裏也不少了爹的也不少了哭的
你每如今也學老子一般般做些好勾當鄉里取些和睦你
每老子在那里不曾用那小道兒捉弄人他與人只是誠義
所以人都信服他大丈夫多是甚麼做便死也得箇好名歪
歪搭搭死了一千看了箇死葉景淵雖然這般死他死在家
我也常念他劉伯溫他在這裏時滿朝都是黨只是他一箇
不從他哭他毒蠱了他大的兒子這小的也利害不從他也
哭他毒害了這起反臣都喫

我廢了墳墓發掘了那胡仲淵他若早依着

我說也不到這上他只性緊了些恁父親到是有見識人便
做先喫些虧到底也得箇好名胡家這小的癡早自將這話
來時

我道那里得些話來原來是他的

我隨即趕得他回來他那哥潞皮又不至誠又要害

我的軍

我發他在雲南金齒呵關鈔了再叩頭

聖旨我年時不筵席了這鈔你每將去買些酒喫過節再見
我了去叩頭二十六日早朝

奉天殿謝

恩二十九日隨班洪武二十二年正月朔旦隨班行

朝賀禮初四日早朝

奉天殿再於

華蓋殿面見欽奉

聖旨你這幾箇小的兩下裏天晴了回去等

我郊祀

天地了去十三日晴

上御殿宣制洪武二十二年正月十六日大祀

天地於南郊你文武百官自十三日爲始致齋三日各供爾

職隨班行禮十五日早朝

奉天殿午後

大駕御南郊十六日晴郊禮畢駕回宮

上御殿隨班行禮慶成十七日晴

上御殿賜宴行禮謝

恩宴畢出十八日晴早朝

奉天殿再於

武英殿面見

聖旨禮科給事中那里那中間小的是胡仲淵的兒子他父親陣亡了這箇葉家他公公在江西做府官喫陳家廢了這劉伯溫子是箇好秀才喫陳胡盡了那胡家喫

我殺得光光的了這三箇父親都是好男子各與他伍十錠鈔那東邊長的是章三益的兒子與他二十錠這箇是胡仲淵的侄兒與他十錠關鈔再於

武英殿叩頭欽奉

宣諭你家去種田的種田有莊田的使佃僕有伴傭的使伴

傭你每懷好學里一日便學三句學到四五十歲也好了你每父親便喫些虧呵如今

朝廷也畱箇好名你每自不知道胡你早將得這話來

我方知道是你家便趕你回來你那哥潑皮在那裏且由他去十九日謝

恩辭奉天殿再於

奉天殿御道東邊

面見欽奉

聖旨你每回去行着好勾當休污了父親的好名你休道父親喫他每盡了他只是有分曉的他每便忌着他若是那等

無分曉的呵他每也不忌他里到如今

我朝廷自有分曉終不虧他的好名你每大的必教着那小的學着父親每行去洪武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於華蓋殿面見欽奉

聖旨呵這幾箇小的也來了各與他兩錠鈔過正月了去於禮部領鈔再於

華蓋殿謝

恩欽奉

聖旨恁每都在這裏歇着過正月了去時再見

我去了洪武二十三年正月初四日於

華蓋殿面辭欽奉

賜鈔判於

奉天門左煖房內謝

恩欽奉

聖旨恁每回去至誠看你老子都是君子人這章三益是箇善善良良一箇老兒回家去好好的死了劉伯溫他父子兩人都喫那歹臣每害了

我只道他老病原來喫蠱了這胡仲淵鄉里都信服他的與我帶將許多人來只他那大的子不才他在金齒呵等他在那裏錦衣衛官你引他這幾箇去見

東宮與殿下說這幾箇都是有大功的

我如今老了怕他不知道恐民間有是非傷着他殿下記着當令錦衣衛官同內官引去

文華殿見錦衣衛官傳

旨訖敬奉

令旨我知道了洪武二十三年復獲山賊吳再起等三名六月初十日見奏聞欽奉

聖旨錦衣衛官與他收了人你帶幾箇伴傭來明日帶得裏頭來見了去初七日見欽奉

聖旨那三箇是舍人的伴傭各償鈔五錠舍人是劉伯溫的兒子賞鈔一百錠做盤纏回去長解的在那裏着他入來賞鈔各一錠關鈔謝

恩欽奉

聖旨劉伯溫在這裏時胡家結黨只是老子說不到

聖旨你父兄做一世好人都亭亭當當的了你父親喫胡家下了盡藥哥也喫他害了你老子雖然喫些苦麼你如今恰光榮洪武二十三年爲冒名提取賣軍事十二月二十二日見奏聞欽奉

聖旨這是劉伯溫的兒子你那裏是軍罷再見欽奉

聖旨你記得父親的話麼你帶得來麼回奏帶得來

聖旨便取得來取詣進欽奉

聖旨宣吏部官

聖旨我到婺州時得了處州他那裏東邊有方谷珍南邊有陳友諒西邊有張家劉伯溫那時挺身來隨我

想他的天文別人看不着他只把秀才的理來斷到強如他那等鄱陽湖裏到處廝殺他都有功後來胡家結黨他喫他下了蠱只見一日來和

我說

讓位臣如今肚內一塊硬結但諒着不好

我着人送他回去家裏死了後來宣得他兒子來問說道朕起來緊緊的後來瀉得驚驚的卻死了這正是着了蠱他大兒子在江西也喫他藥死了如今把你藥了老子爵與他五百擔俸回奏臣出力氣事盡死向前報本欲在襲封伯爵的事哥哥有兒子在欽奉

聖旨他終是秀才人家孩兒知禮義大功爵讓與哥的兒子好呵當宣劉廌進見襲爵二十三日具服謝恩欽蒙各

賜金繡衣服一套全轡鞍馬一疋撥賜南門內房屋一處欽奉

聖旨取得胡仲淵章三益葉景淵三家來二十四日謝

恩就往所賜房欽奉

聖旨你如今休去

我也與你箇小職名兒與朝廷辦些事只着報喜的家人稍着書子去着他每來二十五日欽奉

聖旨我考宋制除你做閤門使夜來翰林院考了這衙門正似如今議禮司一般不着你管議禮司事只要跟着駕但是我在處你便有着傳

旨意發放事呵

我如今着你叔侄二箇都回家去走一遭把你老子祭一祭祖公都祭一祭便來二十六日謝

恩二十七日吏部官引奏授正六品欽奉

聖旨與實授三十日辭回鄉祭祖洪武二十四年二月回京

二十日早朝

奉天門見二十八日欽奉

聖旨着祀事有不是

我口裏說的說話他每胡添上時爾便來說傳

旨宣喚人三月初十日早

華蓋殿奏事袁都御史爲車牛事不明白蒙

寬宥不叩頭繼卽出班奏

聞訖有頃都御史出班服罪欽奉

聖旨閣門使奏爾里十一日晚朝

奉天門欽奏

聖旨今後爾每往來照管着朝班但有這等的便來說我雖不罪他也着他驚省着已前胡陳在這裏無人敢說他後來惹得不好裏六月十四日奉

聖旨爲雨澤愆期事着同衆官人到都察院刑部審錄冤滯囚人七月二十七日充贊引官

肅遼慶寧四王行冠禮八月初一日午時於

奉天門

御道上欽陞

谷王府左長史實授

附

誠意伯次子閣門使劉仲璵長史傳

誠意伯仲子曰璵字益光生時月旣復光誠意伯嘆曰天降乃緒而卒能幹之者也幼沉朴峻勵與群兒恒坐視勿逐弄至弱冠咀嚙經傳喜談兵法推究韜略諸務握奇諸說及年二十八師事石樓子明志式慮鋒稜古人嘗及兄璉待父入朝

高皇帝稱之曰阿璉明秀阿璵凝重伯溫有子矣洪武乙卯誠意伯卒兄璉繼亡

廷轉日數至公引納如剗適甌寇葉丁香叛

朝廷敕延安侯唐勝宗提兵討之唐決策於公破之復命白
公才略

高皇帝喜曰璟真伯溫子也朕將大授顧年少姑緩之不虞
速樹如是會叅軍胡琛子伯機來白事

高皇帝遣還鵬之曰你歸致命劉璟來見公馳上見

帝

帝曰你家與國同休用汝顧汝年少維拓屬庸重托耳日者
誅葉丁香可嘉可嘉顧謂侍臣曰璟絕有父風允協朕望

賜楮幣敕歸時父兄新喪門第草草鄉黨人蔣邦臻素不齒

於公計中之適都督府移文勾取迺軍劉二貫公幼名二官

蔣執官貫同聲署公應解羈公崇道觀道人王松澗曰

朝廷與君通家君盍直走

上愬縱公抵京見

上於左煖房

上曰你何來朝公白其事

上愀然曰

國家曠你爵土故讐誣乘間

詔公襲爵公辭以世裔侄薦與臣俱來

上喜曰如此功爵輒讓人有所不爲其介可知即日封薦誠

意伯公偉貌豐髯論說英侃

帝愛之次日召公謂曰朕欲卿日夕左右夜考宋紀惟閣門使如議禮司立百官之上爲朕宣喚傳遞處你無論此官遂拜職

賜第馬衣金帶書除奸敵佞四字於鐵簡

賜之且命曰百官敢有不法卿持此簡擊於時哀都御史奏車牛事忤旨公當殿以簡擊其項

上曰正當如此自是舉朝畏公時谷王年十三歲將封宣府上素愛王每朝謂侍臣曰谷王年少羽翼連無人奈何諸大臣畏公風力樂公外輔奏曰輔幼藩非忠勇敢直者不能閣門使劉璟其人也

上領之卽日授谷王府長史并敕提調肅僚慶寧燕趙六王府事宜府爲古烏桓郡東距大寧南抵居庸西連雲中北接古砂王就邸出入秦莽烽火四驚公修城池繕兵甲謹斥堠式士馬勵金鼓諸胡並息癸酉還塞六府羊馬數缺

上怒諸府官屬連坐谷府以公姑置勿問丁丑晉燕奉制爲宣府築城二王構隙公曰臣聞兄弟鬩牆外禦其侮友愛相虧臣恐不能禦侮王悟而解先是閣門使侍

朝廷行十王冠禮

上問王爵何爵公對曰帝子爲王此人爵之至貴勿爲之所

如劉安旦禍且茲蔓矣

上然之命公主冠禮事公歲六王府巡行一旦至燕

文皇帝與公奕棋公勝

帝曰先生獨不少讓我耶公正色曰臣可讓處則讓不可讓處不敢讓

帝默然戊寅夏六月

高皇晏駕

皇太孫嗣位公歸省丘隴己卯改元建文秋八月公復

國聞

太宗南渡遂馳

關獻十六策

嗣帝不用命公赴大將李景隆軍聽征景隆不用公計喪師會天大雪公夜半渡盧溝河水陷馬斃公跋水躋岸揜雪走良鄉裂趾次日跛行三十里時公之子貊自大同來赴難越良鄉至涿洲失公所在道遇素所善指揮使陳玉指公行次貊策駿騎反涿數十里遇公翼公上馬遞去二年春二月公病甚谷王遣使詣軍門召公公復國上疏王慰納之遣舍人送公還家養病辛巳公與疾赴

關進聞見錄千萬言

嗣帝不用公命歸變待時道遇宋景濂孫翼自戎伍來窘甚

公解衣衣之至家杜門讀書默觀天下動靜
太宗入承太統公辭疾不起

中欲用罪公逃叛繫公至京強以官公辭對

上語猶稱殿下遂大忤旨下公獄一日辮髮自經時鄭朱子
罪沒其家權宦希旨緣例

帝曰璟家難例鄭朱子置之

詔其家歸葬之初公被繫夫人徐氏別曰今

皇帝神聖嗣統先生勲舊宜勿遭刑惟順承天心可以永譽
願終圖之公瞪目視曰母長辭吾生死已決今幸近太廟拂
衣而去道經白巖有姻人吳彪餞公戒曰

皇帝神武何止唐文皇先生忠良允爲魏徵可也公曰爾惟
我學魏徵耶捫席而出座客震栗不敢言嘉靖乙酉江右萬
公按浙東視學究興議始立像配享誠意之廟公平生慷慨
多大節不事產業稍盈裕輒以周賑好書史山居聚門生故
友舊議攬蹠古今成案善書法古碑隸篆刻落辨誦多金購
之爲玩居南田勢重元勲角巾布服與鄉里老稚聚笑冲然
相忘御壬夫小子稜幅益厲事有可爲悉心力爲之其弗我
心者恒曰有命焉別號易齋所著越吟集無隱集易齋藁若
平卷藏於家

溫州府志